

学校代号 : 10532
分 类 号 :

学 号 : S202701867
密 级 : 公开



湖南大学
HUNAN UNIVERSITY

硕士学位论文

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子代赡养 对隔代抚育的影响研究

学位申请人姓名 : 韦海蓓
培 养 单 位 : 公共管理学院
导师姓名及职称 : 李连友 教授
学 科 专 业 : 公共管理
研 究 方 向 : 公共健康与社会保障
论 文 提 交 日 期 : 2023 年 5 月 22 日

学校代号：10532

学 号：S202701867

密 级：公开

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子代赡养 对隔代抚育的影响研究

学位申请人姓名 : 韦海蓓

导师姓名及职称 : 李连友 教授

培养单位 : 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专业名称 : 公共管理

论文提交日期 : 2023 年 5 月 22 日

论文答辩日期 : 2023 年 5 月 23 日

答辩委员会主席 : 阳义南 教授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offspring support on intergenerational
rea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xchange theory

by

WEI Haibei

B.M.(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2020

A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satisfaction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Management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Graduate school

of

Hunan University

Supervisor

Professor LI Lianyou

May,2023

摘要

为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并践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重塑与强化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子代赡养等代际支持方式在传统家庭养老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养老”与“抚育”交织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识别家庭多代成员间长期互惠的内在机制，为探索家庭内部代际互动、家庭照料功能的实现提供了重要视角。本研究聚焦祖辈、父辈、孙辈的互动模式，探究子代赡养与隔代抚育的相关关系，进而挖掘同一时期内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即时性影响及具体作用机制，为家庭支持系统的构建与完善提供参考。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本研究对现有的家庭代际关系及变迁历程、子代赡养与隔代抚育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提出基本假设 H1：父辈的经济支持、情感支持与隔代抚育呈显著的正相关，而照料支持与隔代抚育呈显著的负相关；假设 H2：祖辈老化态度在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影响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且主要体现在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两个维度。为证实该假设的合理性，采用 CFPS2018 年数据，通过二元 Logit 模型就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为进一步探究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下的影响结果，按照家庭人口特征将样本划分为抚养子女期与抚养赡养期，并对处理后的分样本进行检验。同时，引入祖辈老化态度的中介变量，采用依次检验法进一步探索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作用机制，并使用 Bootstrap 法对模型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父辈为祖辈提供的经济支持、情感支持与隔代抚育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而提供的照料支持与隔代抚育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印证了假设 H1；祖辈老化态度在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对隔代抚育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印证了假设 H2。结合实证分析结果，讨论家庭支持系统的完善，力图促进家庭养老与育幼功能的整体性发挥，一是关注家庭整体需求，推动养老与育幼的有效衔接；二是遵循家庭生命周期，科学分配多元主体照护责任；三是基于家庭发展视角，强化家庭功能和结构的稳定。

关键词：子代赡养；隔代抚育；代际支持；社会交换

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cope with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practice the strategy of tackling population aging activel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shape and strengthen the function of family pension security. Among them, child support and other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methods have alway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ditional family pens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supporting the elderly" and "raising the young", re-identifying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long-term reciprocity among multiple generations of family members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exploring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within the family and realizing the family care function.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interaction mode of grandparents, 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 explor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ffspring support and intergenerational care, and then explored the immediate impact of offspring support on intergenerational care in the same period and the specific mechanism of ac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family support syste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xchange theory, this study sorted out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of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its change process, offspring support and intergenerational care, etc., and proposed basic hypothesis H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conomic support and emotional support of the parents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aring, whil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aring support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aring. And hypothesis H2 is proposed: grandparents' aging attitude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offspring support on intergenerational care,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wo dimensions of economic support and emotional support. Using CFPS2018 data, this paper conducts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offspring support on intergenerational rearing through binary Logit model.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nfluence results under different family life cycles, the samples were divided into child-rearing period and child-rearing period according to family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ubsamples were tested after processing.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mediating variable of grandparents' aging attitude, adopted the sequential test metho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offspring support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aring, and used the Bootstrap method to test the robustness of the model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nomic and emotional support provided by parents for grandparents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aring, while the caring support provided by parents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aring, which confirms hypothesis H1. At the same time, grandparents' aging attitude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and emotional support on intergenerational parenting, which confirms hypothesis H2.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the improvement of family support system is further discussed, so as to promote the overall play of family care and childcare functions. The following points should be done: First, pay attention to the overall needs of the family,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elderly care and childcare; Second, follow the family life cycle, scientifically allocate the multi-subject care responsibility; Third, strengthen the stability of family function and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development.

Key words: Offspring support; Intergenerational rearing;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Social exchange

目 录

第1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2
1.2 文献回顾.....	3
1.2.1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及政策变迁.....	3
1.2.2 作为传统养老方式的子代赡养.....	6
1.2.3 作为当下育幼形式的隔代抚育.....	9
1.2.4 家庭三代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13
1.2.5 作为中介变量的祖辈老化态度.....	15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7
1.3.1 研究内容.....	18
1.3.2 研究方法.....	19
1.4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20
1.4.1 研究创新.....	20
1.4.2 研究不足.....	20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2.1 概念界定.....	21
2.1.1 子代赡养.....	21
2.1.2 隔代抚育	21
2.1.3 老化态度.....	21
2.2 理论基础.....	22
2.2.1 社会交换理论.....	22
2.2.2 社会交换理论对代际交换的解释力.....	23
第3章 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影响的实证分析	24
3.1 研究设计.....	24
3.1.1 数据来源.....	24
3.1.2 变量选取.....	24
3.1.3 模型设定.....	27
3.2 整体性描述.....	27
3.2.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7
3.2.2 子代赡养的基本情况.....	28
3.2.3 隔代抚育的基本情况.....	30
3.3 回归结果分析.....	32

3.3.1 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影响.....	32
3.3.2 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影响的群体性差异	34
3.4 稳健性检验.....	36
第 4 章 祖辈老化态度的中介作用分析	39
4.1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39
4.2 祖辈老化态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40
4.3 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41
第 5 章 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我国家庭支持系统的构建	42
5.1 聚焦家庭整体需求,推动养老与育幼的有效衔接	42
5.2 遵循家庭生命周期,科学分配多元主体照护责任	42
5.3 基于家庭发展视角,强化家庭功能和结构的稳定	43
结论.....	44
参考文献.....	46

插图索引

图 1.1 技术路线图	19
图 2.1 隔代抚育行为的即时效应与延时效应	15
图 3.1 父辈各年龄阶段的经济支持	29
图 3.2 父辈各年龄阶段的照料支持	29
图 3.3 父辈各年龄阶段的情感支持	29
图 3.4 0-16 岁孙辈白天接受祖辈照料的比例	30
图 3.5 0-16 岁孙辈晚上接受祖辈照料的比例	31
图 3.6 0-16 岁孙辈接受隔代抚育的比例	31
图 4.1 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39

附表索引

表 3.1 变量的设置与测量	26
表 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7
表 3.3 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影响：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	32
表 3.4 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影响：回归结果	33
表 3.5 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依据	35
表 3.6 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隔代抚育群体性差异	35
表 3.7 基于性别的隔代抚育群体性差异	36
表 3.8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37
表 4.1 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影响：老化态度的中介作用	40
表 4.2 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中介效应分解	41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背景。相较于大多数国家，我国由于人口基数较大，老龄化速度更快、程度更深，人口结构转型带来的冲击更为深刻。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1亿人，占总人口的13.5%^[1]。同时，生育率持续走低。21世纪以来，我国平均每个妇女生育数量稳定在1.6-1.7左右，低于2.1的保持世代更替水平。加之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加速老化，人口老龄化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家庭和社会的养老问题面临着持续的挑战。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积极老龄化理论与政策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各国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长期战略的理论依据。在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2]，我国首次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国家战略进行全面部署，重视老年人权利和潜能开发的同时，重申了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解决社会养老问题的时代意义。

除社会力量和国家保障之外，家庭也是解决养老问题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家庭的功能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一般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作为生产和消费单位；其二是作为精神慰藉和情感交流的场所^[3]。自古以来，我国便存在着“养儿防老”的传统，虽然家庭代际关系发生着动态变化，但实质上并未改变家庭养老的根本地位^{[4][5]}。因此，在社会照护服务缺乏有效供给与养老资源分配失衡的情况下，家庭场域内子女可以通过对父母进行向上的代际支持来缓解养老压力，主要表现为给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工具性支持、情感支持等。

传统观念认为代际支持主要是通过向上流动——即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来实现的，因此传统研究较多关注子女的义务与赡养压力。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家庭代际结构形态的演变，代际支持的方向不再是单一化的，而是更加错综复杂和动态多元^{[6][7]}，由此家庭保障的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现如今，抚养孙辈成为祖辈提供代际支持的主要形式^[8]。据200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CHARLS）数据显示，调查的家庭中约有58%孙辈主要由祖父母照料^[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新增的第一千零七十四条规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

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这一条款从法律层面规定了特殊情形下隔代抚养、赡养老人的义务，从法律角度维持了家庭保障功能的正常^[10]，体现了三代家庭代际关系的双向互动。可见在双向代际支持的互动中，传统观念中被视为“弱势群体”、“被支持者”的老年人，也能扮演家庭福利的重要提供者，将其视为“负担”而忽视老年人潜在家庭贡献的观点是过时的，应充分肯定老年人在维系家庭代际关系过程中的价值。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共存的基本国情下，我国的孝道文化和扶幼传统仍是当下盛行的社会规范，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稳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代际支持的社会价值愈发受到重视。面对解决家庭“养老”和“育幼”的双重压力，个体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成为家庭资源、个体需求、社会环境等因素的集中反映，其弹性和活力取决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安排。由此，家庭凝聚力的提升及家庭支持系统的构建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便需要求清晰认知家庭内代际关系，把握祖辈、父辈与孙辈这三代人之间的互动模式。其中，以实现养老目标而进行的代际支持是重要内容，子代赡养，隔代抚养等现象、模式的运行逻辑得进一步挖掘。

1.1.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丰富积极老龄化理论的本土化发展。在家庭这一场域内谈论养老问题时，世界各国长期以“养”的思维看待老年人口，却没有以积极的态度认识到，老年人口也是家庭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成为家庭和社会延续发展的推动力。本文探究隔代抚养的影响因素，推动老年人口从“养”到“用”的思维转变，拓宽积极老龄化的研究视角，为积极老龄化理论中国化的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拓展家庭代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路径的应用。面对“养老”与“育幼”的问题，许多研究集中于宏观层面的政策与问题，对微观的家庭研究并不深入，特别是缺乏数据证据的支持。本文从家庭视角切入，试图描绘当前我国代际关系双向互动的基本轮廓，对家庭现代化理论和家庭代际关系相关理论的结合提供了思路^[11]。

探讨代际关系互动的内在机制。本文构建了双向代际支持的理论框架，致力于考察代际关系内部的支持路径与效应，并解释生成潜在效用的内在机制。此外，丰富了隔代抚养的影响因素和路径研究，并将家庭责任中的“养老”与“育幼”联动，研究多代家庭代际关系的互动，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2) 实践意义

促进家庭保障功能的发挥与家庭凝聚力的提升。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

加速转型的进程中，与西方现代社会类似，中国家庭也面临着“去家庭化”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家庭抚育在“幼有所育”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家庭养老也是“老有所养”的首要选择。本文研究双向代际支持，探究家庭成员代际之间的互动行为及影响，指出家庭建设面临的制度缺失问题，呼吁社会关注和促进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与家庭凝聚力的提升。

为解决养老与育幼的现实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本研究将我国特有的代际互动模式纳入分析框架，一改以往研究中对养老与育幼社会化的关注，聚焦于家庭代际互动，有利于完善政府在家庭领域的公共服务功能。同时，促进生育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尤其是与养老政策之间的配套衔接，全方位、多角度化解养老与育幼难题。

推动家庭政策的完善及家庭支持系统的建立。家庭代际关系的维持一定程度上依赖社会力量的制约，比如家庭成员权利与义务、责任的划分等，因而对其研究有助于公共政策的完善。研究聚焦于社会现实，以家庭为研究单位，重视家庭福利供给。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要遵循“整体性治理”，从家庭视角出发，以家庭整体作为政策考量维度来满足公共需求，最终助力家庭支持系统的全面建设^[12]。

1.2 文献回顾

1.2.1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及政策变迁

家庭是最具中国特质的本源性传统，有着久远和牢固的基础(徐勇,2013)^[13]。家庭的基本职能，主要包括生育、生产经营、消费、抚育后代、赡养老人、精神或情感上的交流等(雷洁琼,1988)^[14]。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经历着急速转型，而家庭作为其基本结构与功能单位，在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碰撞中快速变迁，主要表现在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关系及价值取向等方面(杨菊华、何绍华,2014)^[15]。如今，家庭变迁作为现代化过程的必然产物(汪斌、周骥腾,2020)^[16]，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和人口变化的重要趋势^[6]。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强调“多子多福”，故家庭结构多以几代同堂的直系家庭或联合家庭为主(Wolf,1985)^[17]。但受制于经济因素与过高的死亡率，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在中国并不普遍(Fairbank,1979; Zhao,2000)^{[18] [19]}。1983年的“五城市家庭调查”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家庭经济职能和生育观念的变化，家庭的层次以两代之家的核心家庭为主，约占66.41%(雷洁琼,1988)^[14]。直系家庭当属仅次于核心家庭的主要家庭形态，2000年之前占比稳定在21%，2010年占比提升至23%^[20]。总之，无论是在核心家庭、直系家庭，亦或是其他家庭结构类型中，作为家庭诸多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代际关系都是不容忽视的一环。

(1) 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研究

代际关系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其研究广泛分布于人口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领域。心理学家将代际关系界定为在多代共存的家庭系统中，个体或家族内部进行交换的结构化关系(Costanzo & Melanie,2007)^[21]。通俗来讲，代际关系便是世代之间的交换关系，存在着不同年龄阶段家庭成员间的交换逻辑(郭于华,2001)^[22]。在西方社会学研究领域，考德威尔最早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变迁机制进行研究，并由此提出“财富流”理论，认为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家庭代际之间的财富流动方向由过去子代向父代的“向上流动”，变为“向下流动”，间接造成总和生育率下降(caldwell,1976)^[23]。费孝通先生提出，西方家庭的代际关系类似于一代接着一代，有抚养而无赡养的单向“接力模式”；而我国传统家庭代际关系表现为既有抚养又有赡养的双向“反馈模式”，即更多关注家庭代际之间纵向关系的传递与反馈，可将子代对亲代的赡养视为时序性的投资回报(熊跃根,1998；王跃生,2008)^{[24] [25]}。两种模式虽然运作机制不同，但均符合均衡互惠原则，从而实现世代运转(费孝通,1983)^[26]。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我国代际关系已经发生了变迁(钟涨宝,2014)^[27]。中国传统社会中，代际关系建立在长辈的绝对权威之上，孝道文化便是典型的体现。而现代社会的代际关系中，亲子家庭地位基本实现平等(王跃生,2011)^[28]，并产生了重心下移的倾向(张再云、魏刚,2003)^[29]，出现“尊老不足，爱幼有余”(王树新、马金,2002)^[30]，甚至是“啃老”的现象(宋健、戚晶晶,2011；蒋晓平,2012)^{[31] [32]}。有学者调查分析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出现了失衡，亲代对子代的付出与责任远远大于子代对亲代的反哺与义务(贺雪峰,2008)^[33]。在家庭方面，传统家庭结构逐渐分化，家庭功能衰落或产生了外移现象，对代际均衡造成了冲击(徐安琪,2001)^[34]。同时，现代化使人们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家庭代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更为复杂(刘桂莉,2005)^[35]，“文化反哺”现象出现(周晓虹,2000)^[36]。以安徽某农村地区为调查对象，有学者研究发现，相比于老年人仍以互惠模式或利他模式来对待自身与子女间的关系，子女更多的从资源交换的视角，用市场化的理性态度给予父母回报(朱静辉,2010)^[37]。

受人口老龄化加重、生育率的持续走低等因素影响，并伴随着社会转型与变迁，家庭代际结构由过去的“金字塔”形态向“梯形”形态转变，多代关系共存的概率变高，三代甚至四代共存的情形变得更为普遍(Fingerman,2008)^[7]。如今的代际互动活跃度变高，代际关系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复杂化的态势，家庭代际关系间的福利功能与价值不可小觑(吴帆、尹新瑞,2019)^[6]。在此背景下，三代关系的互动研究变得尤为重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三代家庭之间代际关系的研究多存在于祖辈、父辈与孙辈之间的情感紧密程度、代际关系的基

本特征(Markides,1986;Goodman,2001)^{[38][39]}、影响代际关系的相关因素(Aschenbrenner,1983; Mueller,2003)^{[40][41]}、三代人的福利水平及家庭福利最大化等^{[21][42]}。根据三代之间情感关系的强度,可划分为三代均保持密切联系的链接型代际关系模式(Connected triad);存在两代之间密切联系的联系型代际关系模式(Linked triad);存在一代人不与其他代进行情感联系的孤立型代际关系模式(Isolated triad);以及三代之间情感互不联系的无链接型代际关系模式(Disconnected triad)(Goodman,2001)^[39]。国内关于三代家庭之间代际关系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集中于对社会变迁背景下代际关系新的发展动态、代际关系变化对家庭养老的影响、代际关系的调节、代际关系的家庭福利等方面的研究。我国新三代家庭中的祖辈家庭与父辈家庭往往锚定共同的目标,形成代际整合与功能聚焦,从而实现收益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杜鹏、李永萍,2018)^[43]。在情感关系方面,祖辈与孙辈的联系受到广泛的关注。祖辈的年龄、性别、地域、对孙辈的照料情况等均会影响二者的关系质量和交往频率。从教育学角度出发,有学者探讨隔代教养对儿童的心理健康影响(邓长明等,2003;康秀珍,2012)^{[44][45]};并关注代际冲突、代际关系维护对青少年的影响(冯春,2010)^[46]。而对于父辈与祖辈的联系,许多研究将话题置于养老的社会问题下,讨论父母对子女前期投资与子女对父母后期提供养老服务的关系(陈皆明,1998)^[47],也有学者实证研究代际关系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陶裕春、申昱,2014;郑志丹、郑研辉,2017)^{[48][49]},以求通过代际关系来化解部分社会养老负担(李俏、付雅雯,2017;王跃生,2011;聂建亮,2018)^{[50][28][51]}。

(2) 我国家庭政策的变迁研究

家庭代际关系与家庭政策息息相关,家庭的剧烈变迁强化了社会对家庭政策的需求,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制度变迁也将直接触及和影响代际关系(Judith & Jieming,2000;王跃生,2011)^{[52][28]}。尽管家庭政策这一概念的界定尚存争议,但从某种程度上讲,社会政策便是家庭政策(Kameran & Kahn,1978)^[53],凡是在家庭范围之外建立的社会制度都无法代替家庭的功能,只能作为政府对家庭责任的分担(张秀兰、徐月宾,2003)^[54]。根据政策目标与施政部门,家庭政策可简单划分为明确性政策与含蓄性政策,前者制定以家庭为对象的专门计划,并设立专司规划与相应的实施部门,如计划生育、家庭生活教育等;后者并非特以家庭为政策对象,但政策结果会对家庭造成间接影响,比如失业救助等社会福利、就业政策体系(吕亚军,2010)^[55]。

我国一直是极其重视家庭的国家,各领域的社会政策基本体现了“家庭主义”特征,如税收政策、土地政策等(李树苗、王欢,2016)^[56]。建国初期,国家对传统家庭制进行改造,个人福利保障的提供以单位和公社为主体,这些单位与集体不只是经济实体与生产、消费和分配的基本单元,也担任着社会和政治机构的作

用(李中清、王丰,2000)^[57]。而家庭的发展要顺从革命的利益(汤梦君等,2010)^[58]。出台婚姻、孕产、儿童保育、养老等家庭相关政策,可以解决家庭生产的后顾之忧,促进社会大生产的高速运转。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化与城市单位制土崩瓦解,许多相关的家庭政策随之收尾,政府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面临着巨大压力,社会政策开始呼吁家庭来承担个人的发展和福利保障责任,以此减轻国家负担。然而,大部分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以个人为基础,有些以就业为准入门槛,无法将福利转移给其他家庭成员。同时,家庭福利政策多表现为补缺模式,即致力于解决边缘弱势群体与问题家庭的难题,如“三无人员”、“五保户”等。这一政策取向下,拥有健全功能的家庭反而无法获得政策支持,家庭承担社会责任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成了惩罚(张秀兰、徐月宾,2003)^[54]。因而许多家庭功能的完成依然要靠亲属网络,尤其在养老与抚育方面(彭希哲、胡湛,2015)^[12]。

可以看出,我国家庭政策的演变实际上是不断对家庭与政府的责任边界进行划分的过程(胡湛、彭希哲,2012)^[59]。社会政策转化为以个体为根据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这也促使了我国代际关系的社会化趋势,即代际之间的转移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资源交换过程,而是从微观层面走向宏观层面,成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公共财政框架下的资源流动与分配(吴帆、李建民,2010)^[60]。

有学者认为,我国现有的家庭政策不乏存在一些不足。首先,中国目前的家庭政策呈现“补救型”、“含蓄型”的特点,政策过于宽泛,且政策的目标并未直接针对家庭(李树苗、王欢,2016)^[56]。其次,家庭政策对象也存有一定偏误,比如家庭很少被作为制度受益对象,政策的制定往往缺乏对家庭整体的考量,缺少系统的家庭政策建树,导致许多政策因为缺乏家庭视角而难以达到预定的政策效果(吴小英,2012)^[61]。再次,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家庭有关社会政策以部门为主导,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各部门职能边界不明的现象时有发生,政策之间难免出现相互冲突,使得许多家庭政策的基础性工作难以开展。最后,家庭政策缺失的问题也不容小觑。现行有些政策自几十年前制定后便未调整,明显不符合社会发展形态变化;工作-家庭平衡政策、家庭功能辅助政策等缺位使许多家庭的发展面临困难(吴帆,2015)^[62]。

1.2.2 作为传统养老方式的子代赡养

家庭代际支持的衡量指标一般有三方面:财务支持(financial support)、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和情感支持(emotional support)(Silverstein,2006; Mccchesney & Bengtson,1988; 穆光宗,2000)^{[63] [64] [65]},并且存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方向(陶浩然,2019)^[66],分为接受和给予两个层面(周冬霞,2014)^[67]。具体而言,接受是指自下而上的代际支持,即成年子女在父母步入老年期后为其提供的支持;给予是指自上而下的逆向代际支持,即父母为成

年子女提供的力所能及的支持。本文所讨论的子代赡养主要指成年子女对老年人提供的代际支持。关于子代赡养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结构与安排、父辈人口学特征、文化因素与制度因素等。

（1）基于家庭结构与安排的影响因素研究

家庭结构与安排是最常见的影响子代赡养的重要因素，其对经济支持、工具性支持、情感支持均有影响。一是家庭居住安排，比如家庭结构变迁中“是否与子女同住”这一因素(王硕,2016)^[68]。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会对子女给予的工具性支持与情感支持产生明显影响，并无显著影响子女给予的经济支持(谢桂华,2009)^[69]，但对于已婚儿子而言，父母如果与其他子女同住，则会给予老年人更多的经济支持，以弥补生活照料的缺位(Lee et al,1994;许琪,2015)^{[70][71]}。因此，从居住距离上看，与老年父母居住距离越远的子女，其提供照料支持的概率会越低，而提供经济支持的概率会随之提高(杨菊华、李路路,2009)^[11]。二是子女数量，但对此学界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并不随子女数量增加而增多(夏传玲、麻凤利,1995)^[72]，进而构建了老年人经济支持的“填补理论”，即子女对父母的净经济供给并不以自身经济实力为转移，而是大体可以填补老年父母正常生活所需的资金缺口(桂世勋、倪波,1995)^[73]。也有学者用同样的数据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子女数量与其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有显著的正向相关(郭志刚、张恺悌,1996)^[74]，“竞相示范”的作用大于“相互卸责”的作用(张海峰,2018)^[75]。但由于每个子女都有同样照料父母的义务，子女数量越多，每个子女平均的赡养支付额越少(Logan,2003)^[76]。三是家庭生命周期。以生命历程理论为支撑，有学者研究家庭成员不同生命阶段中代际经济交换的特征(左冬梅,2012)^[77]，并具体聚焦于家庭生命周期中外出务工这一重要事件，分析父辈子女外出务工如何作用于家庭赡养老人的分工行为和方式(高建新等,2012;宋月萍,2014)^{[78][79]}。

（2）基于子女个人特征的影响因素研究

父辈子女的个人特征对赡养行为也产生着重要影响。与西方家庭不同，我国受父系家族体系的影响更深远，“男婚女嫁”的婚姻制度将女儿视为家庭的短期成员，既无继承财产的权利，也无赡养父母的责任；而将儿子视为家庭的长期成员，承担着老年父母养老的重任(Greenhalgh,1985; Mason,1992)^{[80][81]}。因此，子代性别对赡养行为有着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儿子承担主要赡养义务，女儿在情感层面提供辅助性的养老支持(李树苗等,2003;Xie & Zhu,2010)^{[82][83]}。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赡养行为额的关键因素。受教育程度通常意味着经济收入的高低(伍海霞,2011)^[84]，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子女更大几率为老人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有助于父辈赡养行为质量的提升，从而增进祖辈养老质量(石智雷,2015;叶晓梅,2019)^{[85][86]}。另外，赡养行为也会受到父辈婚姻状况的影响(王宜乐，

2014)^[87]。西方主流观点强调现代核心家庭的独立性，认为婚姻会减弱代际之间的相互支持(Parsons & Bales,1960)^[88]，相比于已婚子女，未婚子女更大几率与老年父母保持高频率互助(Hogan et al,1993)^[89]，尤其表现在情感联系方面，未成年子女与父母更为亲密(White&Rogers,1997;SUITOR & PILLEMER,2006)^{[90] [91]}。中国传统孝文化要求儿子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因此在子代赡养的影响因素中，常将子女婚姻状况与性别相结合。相比于未婚的儿子，已婚儿子更倾向于给予父母帮助；但女儿的表现与之相反，即相比未婚女儿，已婚女儿对父母的赡养支持会减少(Lin et al,2011)^[92]。最后，父辈子女的资源禀赋不同，对祖辈父母的赡养行为也有所区别。在以祖辈为核心的家族之中，祖辈的成年子女之间往往会相互协商，通过自身拥有的权力资源而选择承担赡养的义务，比如经济收入更理想的子女选择给予祖辈更多经济支持，使得日常照料与共同居住安排由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子女承担(宋璐、李树苗,2010；刘亚飞、胡静,2017)^{[93] [94]}。

(3) 基于文化与制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子代赡养的影响因素研究中，文化因素与制度因素也不可忽视(刘汶蓉,2012；黄庆波等,2017)^{[95] [96]}。在文化因素方面，孝道观念、价值观念对老年人获取子代赡养有明显影响，主要表现为：子女对孝道的认同感越高，老年人相应获得的情感支持和经济支持越多(熊波,2016)^[97]；代际之间价值观念差距越大，老年人获得的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越少(熊波,2015)^[98]。关于制度因素对子代赡养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养老保障与医疗保障方面。有观点认为，社会养老保障会对子女提供的赡养产生“挤出”效应，即养老金会挤出成年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的经济支持(Secondi,1997;Juarez,2009)^{[99] [100]}，甚至还会对生活照料支持、情感慰藉同样产生“挤出”效应(程令国等,2013；焦娜,2016；刘伟兵等,2019)^{[101] [102] [103]}，但却不会完全挤出(Cox & Rank,1992；张航空、孙磊,2011)^{[104] [105]}。考虑到福利国家拥有较高水平和较为完善的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对代际支持的“挤出”效应更为明显。对于医疗保障的影响，代际经济支持的方向可能会因医疗保险的实施而改变(Kohli,2008)^[106]。并且医疗保险对老年人获得代际经济支持起到了替代作用，对工具性支持与情感支持并无显著影响，同时还会“挤入”祖辈对孙辈的隔代抚育(Jensen,2003)^[107]。也不乏有学者对此提出相反观点，即认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并不会一味的“挤出”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有助于刺激父辈增加当期对祖辈的养老资源供给(Aboderin,2004)^[108]，在此作用下，家庭成员变得更为团结，从而促进家庭双向代际支持的提供(Künemund,1999；胡宏伟等,2012)^{[109] [110]}。因此，“挤入”还是“挤出”归根到底要取决于子女提供赡养的动机。

从以上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国内外关于子代赡养的研究，既有理论层次的探索分析，又有立足于实际经验的实证研究，但同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家庭结

构变迁迅速，社会背景因素近年来也有较大变化，部分国内子代赡养的相关研究数据相对而言较为陈旧，亟需新的数据支持分析。其次，从研究视角来看，目前对于子代赡养支持的研究明显多于对工具性支持与情感支持的研究，且忽视祖辈需求的多元性，常以老年期的养老需求代之。再次，定量研究中较少基于不同代际交换阶段的分析。一些研究笼统的将父辈与祖辈的代际交换归为赡养行为，忽略了样本中祖辈年龄由低龄到高龄的分散状况，而这一状况往往会对代际净支持的结果有所影响。最后，研究较多从赡养行为的需求方出发，将父辈这一赡养行为的供给方视为被动方，即父辈对老年祖辈的“代际回馈”。在今后的研究中，可尝试从赡养行为的供给方出发，揭示主动的赡养行为在家庭代际交换模式下的内在逻辑。

1.2.3 作为当下育幼形式的隔代抚育

传统的家庭传递情结，使得老年人更为关注自身对于孙辈的照料责任，通常会帮助子女完成照顾孙辈任务(杨善华等,2004)^[111]。尤其在农村地区，许多年轻父母进城务工，老年人隔代照料孙辈的现象极为普遍(Silverstein et al,2006)^[63]。因此，抚育孙辈成为祖辈向下提供代际支持的主要方式(Crosnoe et al,2004)^[8]，他们在未成年孙子女的养育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经济作用与社会作用(Hank & Buber,2009;Di Gessa et al,2016)^{[112] [113]}。根据美国“全国家庭和家户调查”数据，超过半数的祖辈帮助父辈照料孙辈三年以上时间(Fuller-Thomson et al,1997)^[114]，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Burriel et al,1982;Glaser et al,2014)^{[115] [116]}。

对于祖辈帮助父辈照料孙辈的现象，通常被称为隔代抚育。学者较多从祖辈参与育幼的程度方面对此进行概念界定，狭义上是指祖辈全部承担对孙辈的抚养责任，或称完全隔代抚育；广义上是指祖辈部分参与对孙辈的抚育，或称不完全隔代抚育(Goldberg-Glen,1998; Goodman,2001)^{[117][39]}。而根据祖辈承担照料责任的不同类型，可以将隔代抚育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有法定监护权的祖辈，承担孙辈的日常照料与生活决策，较多存在于有严重问题的父辈家庭中；二是与孙辈同住的祖辈，仅提供日常照料而无法定监护权；三是仅提供日间照料的祖辈，重点在于协助父辈满足孙辈日常生活需求(Kleiner,1998)^[118]。可见，隔代抚育的界定与类型受到多元因素的影响，譬如祖辈有无监护权、提供隔代抚养的内容、是否与孙辈同住、提供照料孙辈的程度与时间等，这使得相关研究变的更为复杂。为了使得研究更加清晰，本文关注讨论的隔代抚育主要是指祖辈对孙辈提供的照料支持。

（1）隔代抚育的动机及影响因素

隔代抚育的动机有多种解释，在不同研究领域，学者的关注方向有所不同。

经济学领域较多用代际交换模型来解释这种资源交换行为，通常认为隔代抚育有着互惠动机与利他动机。社会学领域还意识到道德规范与传统习俗对家庭成员个体的影响，关注其文化形塑力量。

文化规范机制解释了祖辈在隔代抚育过程中的亲缘选择、性别偏好及文化动机。中国传统家庭主义伦理认为家庭是基本单位，因血缘关系而连结的亲属之间有自然的亲密关系，彼此承担扶持照顾的责任与义务^[119]。在传统的“家族绵延”情结(杨善华、贺常梅,2004)^[111]及“责任伦理”约束下(杨善华、吴愈晓,2003；何圆、王伊攀,2015)^{[120] [121]}，祖辈将隔代照料内化为自身责任的一部分，在父辈需要帮助之时自觉承担起隔代照料的任务。在这种文化形塑的过程中，老年人形成了隔代抚育的两方面期待：一是社会期待，即社会对老年祖辈照料孙子女行为的认同；二是自我期待，即老年祖辈通过照料孙子女实现晚年自我价值的肯定(Gattaif&Musatti,1999)^[122]。因此，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隔代照料成为中国社会较为普遍的现象^[123]。进一步研究发现，亲缘选择可以解释祖辈承担隔代照料过程中的性别偏好。隔代照料的实质是一种繁衍策略^[124]，即祖辈出于促进繁衍的考虑，帮助其父辈子女照料孙子女。母性天职说认为，女性承担着更多的情感类工作，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承担起照料者的角色(Dubas,2001)^[125]，同时父系家庭体系的安排也给予女性更多的抚育责任，这使得母亲比父亲更需要获取照料子女的帮助。而祖父母繁衍策略的目的是帮助自己的孩子抚养其生育的孙子女。因此认为，母系祖辈会比父系祖辈为孙子女提供更多的照料。也有研究认为父系祖辈比母系祖辈对照料孙辈(尤其是男性孙辈)有着更大的兴趣，其根本原因在于父系社会的文化体系作用(Pashos,2000)^[126]。

在老年社会学相关领域研究中，常用代际交换模型解释祖辈老人与成年子女之间的资源转移。互惠动机强调将子女赡养行为看作是一种交换关系，其间的资源代际流动与配置均表现为双向支持。按此逻辑，隔代抚育便是祖辈在权衡成本与收益之后的一种理性决策，具体表现为理性的祖辈处于交换的目的向子女转移资源，以此换取晚年时期子女照料的延时性回报(Cox,1987)^[127]。利他动机则是代际交换模型中祖辈提供照料孙子女的另一个解释。贝克尔基于利他原则，阐释了代际资源转移理论，即当控制绝大部分家庭资源的户主具有利他特征时，其对家庭成员整体福利的关心程度将会大于个人利益，此时家庭资源的分配原则便是实现帕累托最优(Becker,1991)^[128]。祖辈提供的隔代照料便是典型的利他主义体现，老年父母作为时间宽裕的一方，将时间资源投入照料孙子女，以此支持成年父辈将自身时间投入劳动市场，并转化为财富与资本。理论上，利他主义分为纯粹利他与不完全利他。实际研究中，由于二者较难区分，常通过可观察的资源转移判断，但在这一资源转移过程中，资源提供者往往看上去并无获益。然而，实际上真正纯粹的利他主义并不存在，即看似“无私”的资源流动，实则可能是

出于情感关系而提供。比如，当祖辈提供隔代照料时，因其为父辈子女带来了效用的增进，自身也可获取满足感与喜悦感，从而实现自我价值(Becker,1976;黄少安、韦倩,2008) [129] [130]。结合现实情形，代际交换过程中的互惠动机与利他动机常常较为复杂，难以划分出清晰的界限。比如，一方的利他行为可能会导致互惠行为的出现与增强，并且动机本身也是动态且权变的。例如，当受支持的一方生活处于较低水平，代际支持的动机以利他为主(江克忠等,2013) [131]；而当受支持的一方生活水平尚可，代际支持的动机以互惠为主(宁满秀、王小莲,2015) [132]。

在隔代照料的影响因素上，宏观层面较多研究集中于文化背景、社会政策、思想观念等方面；微观层面则探讨老年人自身特征、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员特征等因素。具体到祖辈自身特征因素，多探讨性别、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有研究发现，相比祖父或外祖父，祖母或外祖母提供隔代照料的比例更高(Wang、Marcotte,2007) [133]，且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更多(Tanskanen et al,2011) [134]。祖辈的健康状况与提供隔代抚育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祖辈的健康状况越好，越愿意承担照料孙辈的责任(Komonpainsarn & Loichinger,2018) [135]。而关于祖辈受教育程度与隔代抚育之间的相关关系，由于测量方式与数据的不同，目前的研究结论并不唯一。有研究认为，祖辈受教育程度越低，越多参与隔代照料活动(Silverstein et al,2006) [136]；反驳者认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老年人更倾向于提供隔代照料(Wang & Marcotte,2007)[133]。在家庭其他群成员特征方面，子女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经济状况，以及孙子女的年龄等均有可能成为影响祖辈隔代照料相关行为决策的因素(Pashos,2000;孙鹃娟、张航空,2013)[126] [137]。

（2）隔代抚育的效应研究

对于隔代抚育行为的影响研究，国内外主流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其对儿童发展、祖辈老年健康、父辈劳动供给与生育意愿、家庭福利、家庭代际关系等方面的效果。

祖辈的照料可在情绪、行为、教育等多方面影响儿童，为儿童提供安全稳定的环境(Edwards & Mumford,2005) [138]，有利于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吴祁,2014) [139]。然而，隔代抚育却也可能导致儿童的身心健康问题(Moynihan,1986) [140]。关于美国的家庭调查数据显示，儿童由亲生父母照顾更易于其健康成长(Du& Dong,2013) [141]。有些隔代抚育家庭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较少获得来自父母的情感关怀，因此更易产生愤怒、不安、焦虑等不良情绪(Dannison et al,1998) [142]。祖辈照料幼儿容易存在“隔代惯”现象，老年父母的过分保护增强了孩子的依赖性，不利于孩子独立能力的培养和自信心的发展(吴旭辉,2007) [143]。

关于隔代抚育对祖辈老年人的影响，主要面向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劳动供给等方面。由于不同家庭中祖辈、父辈、孙辈个体存在差异性，隔代抚育对老年人

的影响分为正效应与负效应(陈景亮,2021) [144]。隔代抚育的前提是祖辈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这导致一部分城市老年人选择提早退出劳动市场(李璟、鞠明明等,2016) [145],以及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参与率的降低(白南生、李靖等,2007) [146]。在隔代抚育的过程中,祖辈付出体力的同时,往往还伴随着格外的经济投入(Minkler et al,1994;Choi et al,2016) [147] [148],当祖辈处于被“挤压”的状态,其生活满意度也会降低(靳小怡,2017) [149]。隔代抚育的强度会影响祖辈身心健康,较高强度的抚育挤占老年人休闲时间(Arpino & Bordone,2017) [150],减少自身社交行为,增加其孤独感与精神疲惫感,长此以往会损害老年人身心健康(Xie & Xia,2011) [151],提高多种疾病发病率(Chen & Liu,2012) [152]。尤其对于进城照料孙辈的老年人而言,自身社会适应能力有限(江立华、王寓凡,2016) [153],在照料年幼孙辈的同时,还面临着顺应城市生活、获得社会身份认同(史国君,2019) [154]等心理适应的难题(吴祁,2014)[139],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许多新矛盾(郑佳然,2019) [155]。然而,也有研究认为,隔代抚育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有着明显的积极效应。隔代抚育使祖辈晚年时期在家庭领域得以实现自身价值,提高自身生活质量,增加其成就感与幸福感,正面情绪显著增加(Marco & Marco,2018) [156]。通过照料孙辈,祖辈获得新的社会角色,由此带来更多的社会融合与社会参与机会,抵消社会角色负担造成的风险,推动个体福利的增加(宋璐、冯雪,2018)[124]。

在家庭层面,隔代抚育对整个家庭有着多样化的影响,最主要表现在其对家庭托育困境的缓解(芦恒、郑超月,2016) [157]。隔代抚育作为一种家庭领域安排,在弥补公共育儿服务资源的紧缺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Murphy & Knudsen,2002;Tanskanen & Rotkirch,2014) [158] [159],在不同国家也对女性生育行为有着不尽相同的影响(Kaptijn et al,2010) [160]。比如,学者研究发现,在法国、挪威等国家,隔代抚育及情感支持会显著提高子女的生育意愿,但在立陶宛则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结果(Tanskanen et al,2014) [161]。从性别公平理论出发,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女性面临的愈发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是导致生育率持续走低的重要因素之一(计迎春、郑真真,2018) [162]。而隔代抚育的出现有效缓解了这一冲突,显著提高了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靳永爱等,2018) [163]。复旦大学2013年开展的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FYRST),以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群作为调查对象,结果显示年轻夫妇中过半需要父母帮忙照料孩子,父母是否能够照料孩子已经成为年轻夫妇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164]。甚至有学者认为,祖辈是否能够提供隔代照料是父辈家庭生育二胎的决定性因素(王晶、杨小科,2017) [165]。究其原因,祖辈参与隔代抚养,释放了年轻人大量的工作时间,抵消抚养孩子带来的就业挤出效应(邹潘,2019) [166],显著改善了成年女性的工作实践与劳动参与率(邹红,2018;杜凤莲,2018) [167] [168]。

同时，在家庭层面，隔代抚育也是实现家庭共同利益最大化的短期策略(宋璐、李树苗,2010)^[105]。其主要运作机制在于，老年人以照料孙子女的方式换得子女的代际支持(谢桂华,2009;王跃生,2009)^{[69] [169]}。这种育儿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年轻父母，使其能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劳动力市场，专注于自身事业，为家庭带来更多经济收入，有利于个人、家庭及社会的长远发展(李赐平,2004)^[170]。这一过程促进了家庭间良好的代际互动，展示了一种双向帮助、互惠互利的过程(许琪,2017)^[171]。但也有研究认为，隔代抚育会造成家庭成员代际之间的角色冲突与代际矛盾(钟晓慧、郭巍青,2017)^[172]。隔代抚育的现象会强化祖辈角色安排，延续了父辈的“孩子化”角色(唐晓菁,2017)^[173]，不利于父辈身为父母的成长以及职责、角色意识的培养(陈雯,2017)^[174]。此外，两代人育儿观念的冲突容易造成家庭关系的紧张，并滋生出新的家庭压力(郑佳然,2019)^[155]。

综上，对于隔代抚育的研究，国内外已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在隔代抚育的动机与影响因素方面，存在文化规范、代际交换等多种解释路径，影响因素囊括了祖辈、父辈、孙辈在内的家庭三代人特征。在隔代抚育的效应方面，理论观点较为多样，其研究面向主要是其对家庭中的三代人及其代际关系的利弊影响、机制及对策。但上述研究较多忽视家庭代际关系的互动，将隔代抚育现象划归为抚育问题，缺少与养老问题的联动，忽视了中国隔代抚育情形下育幼与养老的整体性。同时，定量研究较多，质性研究与追踪研究的成果较少。更进一步探究，未来也仍有许多值得深入挖掘的问题。比如，基于隔代抚育的多类型模式，不同类型的隔代抚育分别对三代家庭成员有着怎样的影响机制，及其背后的机理如何。再者，父权社会的背景下，父系祖辈与母系祖辈提供的隔代照料有何不同，具体的现象如何解释等。

1.2.4 家庭三代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社会学家丹尼尔曾说过，照顾老人的方式和态度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而照顾儿童的方式和态度则会体现一个民族的未来(Moynihan,1986)^[175]。子代赡养与隔代抚养的话题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其涉及家庭中的三代人，融合了家庭中“养老”与“育幼”两个核心问题，甚至影响着社会公共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变迁。

那么，祖辈、父辈与孙辈三代间的代际关系如何传导，是否会受到其他某代或两代人的影响？在三代代际关系当中，父辈对祖辈的养老支持主要表现为给予基本生活保障与生活照料、情感关怀；而祖辈对父辈的支持较多通过照料孙辈、帮助父辈料理家务的方式呈现(徐勤,2011)^[176]。三代之间的相互支持对于代际情感的加深有显著促进作用，从而进一步巩固家庭凝聚力。一些研究表明，作为

理性人的祖辈投入时间与资源到孙辈身上，其目的是为了巩固与父辈的关系，增加与子女互惠的几率(Friedman,2008)^[177]。如果祖辈老人为孙辈提供抚养服务而不计报酬，父辈会对祖辈的辅助育幼心存感激，从而有更大几率为祖辈提供比不照顾其子女情况下更多的精神、物质和经济帮助(郑佳然,2019)^[155]。并且，由于父辈在成年期对祖辈支持的反馈要明显快于其在成长期对祖辈支持的反馈，祖辈隔代照料的时间越长、质量越高，父辈向祖辈提供回报支持的意愿越强烈，祖辈在其老年期获得赡养支持的力度越大(余梅玲,2015)^[178]。也就是说，祖辈与孙辈的关系会对祖辈与父辈的关系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也有研究指出，父辈在祖辈与孙辈的关系中发挥着衔接作用，父辈与祖辈的关系对祖孙积极关系的建立也具有正向影响(Bengtson,1994;简才永、植凤英,2017)^[179]^[180]。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父辈对祖辈提供经济支持、工具性支持、情感支持等，其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郑丹丹,2018)^[181]。同时结合当下传统家庭规范作用(杨菊华、何炤华,2014)^[15]、独生子女育儿压力提高(Wu,2019)^[182]、妇女劳动参与提升(王亚迪,2018)^[183]等影响，当父辈处于抚育子女期且对父母提供代际支持时，祖辈对父辈最可行的帮助或回馈便是育幼。这时，通过父辈，祖辈与孙辈建立了紧密的联系(Hayslip,2003)^[184]。

目前对于三代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尚有不足之处。比如，研究多集中于祖辈的“赡养预期”之中，有研究认为隔代抚养对祖辈的代际赡养预期有明显的积极影响。但“赡养预期”与父辈实际提供的代际支持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差距，所以隔代抚养与代际支持影响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关注(鲍莹莹,2019)^[185]。也有研究探讨隔代抚养对父辈给予祖辈的代际经济支持影响(李树生、杨彬,2017)^[186]，但关于照料支持、情感支持等方面缺少深入的实证分析。对于实证研究，关于影响机制的内容有待深化(王海漪,2021)^[10]，很多研究未将隔代照料与家庭功能相联系，忽视家庭保障体系的作用。此外，既有文献多谈论隔代抚养对子代赡养的影响，关于后者对前者影响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1:父辈的经济支持、情感支持与隔代抚养呈显著的正相关，而照料支持与隔代抚养呈显著的负相关。

进一步探讨，在两代关系视角下，祖辈对父辈的抚养与父辈对祖辈的赡养是一种时序性的投资回报(熊跃根,1998;王跃生,2008)^{[24][25]}，可称之为“延时效应”——在父辈年幼时期，祖辈为父辈提供抚养；在祖辈年老时期，父辈为祖辈提供赡养。而置于当下的三代关系视角下，代际互动更多地体现为短期的交换行为(Lee,1994)^[70]，父辈对祖辈的赡养与祖辈对孙辈的隔代抚养呈现出“即时效应”的特征——父辈为祖辈提供的赡养，与祖辈为孙辈提供的隔代抚养是同时存在的。

从生命周期角度考虑，或许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费孝通先生认为，人的生命周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被抚养期；第二阶段，抚养子女期；第三阶段，赡养父母期，其中后两个周期存在相互交叠的情况，不同周期中家庭代际之间的供需各不相同(费孝通,1983)^[26]。本研究内容聚焦于三代代际互动频繁的阶段，即抚养子女期以及抚养子女和赡养父母相互交叠的时期，将其称为“抚养子女期”和“抚养赡养期”。在抚养子女期，父辈处于职业生涯与资本积累的初期，事业刚起步，时间是其紧缺资源；而祖辈为低龄老年人，对赡养的需求较少，且自身尚有余力为其子女提供所需支持。在抚养赡养期，较之上个阶段，父辈有了一定的经济积累，事业处于上升期且发展状况趋于稳定，时间较上两个阶段明显宽裕；同时孙辈对照料的需求逐渐减少，而祖辈对赡养的需求日渐增加。根据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 H1a：在抚养子女期，父辈对祖辈提供的经济支持、情感支持与隔代抚养呈正向关系，而照料支持与隔代抚养无关。

假设 H1b：在抚养赡养期，父辈对祖辈提供的情感支持与隔代抚养呈正向关系，而经济支持、照料支持与隔代抚养呈负向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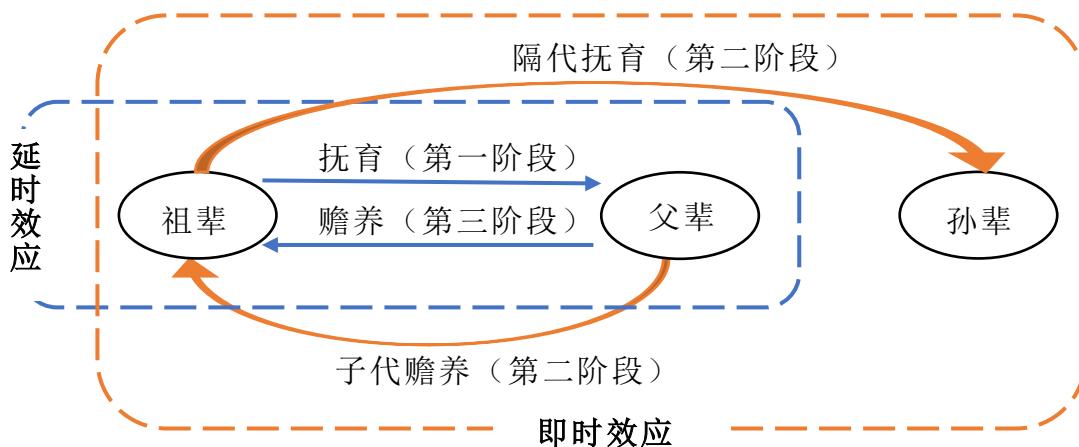


图 2.1 隔代抚养行为的即时效应与延时效应

1.2.5 作为中介变量的祖辈老化态度

关于老化态度的相关研究，国外最早关注于心理学领域。当下的研究多集中于老化态度水平的衡量、老化态度的影响因素及其效应分析、老化态度与其他变量的关系等。同时，相比于一般老化态度，自我老化态度研究的成果更广。为了使研究更有针对性，本研究主要关注祖辈老年人的自我老化态度，验证祖辈自我老化态度在子代赡养对隔代抚养影响间的传导机制。

(1) 老化态度的相关影响因素研究

过往研究成果表明，不同年龄阶段、性别、教育水平、经济水平等特征的老

年人，老化态度状况各不相同。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对老化过程的了解程度越高，越有助于其以积极的态度面对老化 (Lifshitz,2002) [187]。相比 40-57 岁、65-75 岁的老年人，58-64 岁这一年龄阶段的老年人自我老化态度更为积极 (Kruse & Shmitt,2006) [188]。从出生日期上看，对于在 1945-1954 年出生的老年人，年龄对其老化态度的负向影响明显；而对于 1945 年之前出生的老年人群，其影响并不显著 (纪竞垚、代丽丹,2018) [189]。在支持老化态度在性别方面存在差异的相关研究中，通常认为相比于男性老年群体，女性老年群体对老化过程普遍持有更为积极的评价。关于不同教育水平对老化态度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高文化程度促使老年人持有更积极的老化态度，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由于年轻时接受了更高水平的教育，老化意味着更大幅度的社会地位下降，因此更易带来消极的老化态度 (Hori & Cusack,2006) [190]。也有研究分析不同维度的老化态度情况，当老年人学历为文盲至中学时，其体会到的心理社会丧失感、心理获得感并无显著差异；但相比于学历为高中以上的老年人，心理社会丧失感存在差异 (张雪净、杨劲,2013) [191]。在经济水平上，多数研究认为退休金等收入越高的老年人，其老化态度越积极(Bryant & Bei & Gilson,2012) [192]。

婚姻状况、子女个数等家庭情况也影响着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已有研究发现，在考虑婚姻状况的影响时，有配偶的老年人更易持有积极的老化态度，而丧偶的老年人因其心理社会丧失程度较低，老化态度偏消极 (Momtaz & Hamid & Masud,2013) [193]。子女同样是影响老年人老化态度的重要因素。拥有 1 个子女的老年群体比拥有 2-3 个子女的老年群体表现出更高的心理获得感，比起与配偶同住，丧偶后与子女同住的老年群体老化态度更为消极。

此外，职业性质、居住地状况等因素同样显著影响着老年群体的自我老化态度。有结论显示，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别老人之间的老化态度趋势不同，而当老年人为离退休干部时，其不同年龄组即性别之间的老化态度并无显著差异。同时，在部分维度的老化态度测量中，女性离退休干部群体表现出低于社区女性老年群体的得分(王大华、燕磊,2011) [194]。

(2) 老化态度的效应研究

老化态度会对老年人的健康程度、生理与心理功能、个体行为等方面产生影响。通过采用自我老化态度问卷(Attitudes toward own aging)，有研究发现在老年女性群体中，老化态度与身体健康状况、情绪功能、抑郁倾向、坚韧性等指标之间均存在相关性(Kavirajan et al,2011) [195]。积极的老化态度能帮助延缓老年群体在智力、记忆、认知、生活自理能力等方面的衰退(Lineweaver et al,2009；尹述飞、彭华茂、文静,2016) [196] [197]，相比老化态度消极的老年人，持积极老化态度的老年人死亡危害越少(Kotter et al,2009) [198]，平均寿命可延长 7.5 年 (Levy,2002) [199]。同时，积极的老化态度还有助于提高老年群体主观幸福感(姚

本先、张雪净,2012) [200]，维持老年人心理健康。在个人行为影响方面，老化态度积极的老年人，其步行速度大于老化态度中立甚至消极的步行速度(Levy,2000) [201]。一些实验结果证明，持消极老化态度的老年人相对会体验到更多的孤独感与焦虑情绪(唐丹、燕磊、王大华,2014) [202]，他们不愿意采取冒险行为，同时对实验员的求助行为与依赖性明显较强。在生活中，社会参与能够反映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程度(Rowe & Kahn,1987) [203]，老年人老化态度越积极，其参与社会活动的主动性更强，生活方式与习性更为健康。比如，持积极老化态度的老年人普遍具有更强烈的生存意愿与更积极的生活态度，会更多的参与体育锻炼及其他有益社会活动。此外，积极的老化态度还有可能对老年人的书写状况产生正向影响，即老化态度越积极，书写的美观程度越高。

（3）老化态度与代际支持的相关研究

祖辈老年人与其成年子女之间的代际互动在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孙金明,2017) [204]，而社会支持是影响老年人老化态度的重要因素(唐丹、燕磊、王大华,2014) [202]。目前国内较少关于老化态度与代际互动的相关研究，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关注到代际支持与老年人自我老化态度的相关关系。家庭支持行为对老年人心理状况的影响是复杂的。有学者认为儿女提供的代际支持有助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等老化态度相关指标的提升，通过获取来自成年子女的代际支持，老年人身心健康更有保障。比如，由于农村缺少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是老年人劳动能力衰退之后的重要保障，经济支持可以帮助老年人提高生活水平与满意度(王萍、李树苗,2011) [205]。也有学者从照料支持方面入手，认为从成年子女处获取更多服务支持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造成老年人生活自立感减弱，进而加速个体老化(孙金明、时玥,2018) [206]。反之，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对代际支持也存在影响作用。老年人的老化态度越积极，其对自身社会关系变化情况的接纳程度越高，对自身价值感评价越高，从而在社交活动与人际交往中更具有主动性(Long,2014) [207]；而常持有消极自我感知老化的老年人则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限制自身参与社会活动(Koo & Kuen,2011) [208]。

基于此，本文探究祖辈老化态度在子代赡养与隔代抚育这两种不同方向家庭代际支持之间的关系及具体作用机制，并认为获得来自成年子女的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会促使老年人持更加积极的老化态度，从而增加对祖辈的隔代抚育行为，而获得来自成年子女的照料支持则不然。通过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2：祖辈老化态度在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影响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且主要体现在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两个维度。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家庭一直是承载“养老”与“育幼”双重功能的主要场域，通过代际互动来实现自身功能。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与家庭结构的自身变迁，传统“两代模型”框架下的代际关系研究已无法解释同时包括祖辈、父辈、孙辈三代人在内的代际互动新变化。基于此，本研究以社会交换理论为研究视角，将涉及三代关系的子代赡养行为与隔代抚育行为置于家庭代际互动的框架之中，力图反映我国代际支持、代际回馈等代际互动行为的现状。继而聚焦于探究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具体作用机制，基于数据分析结果，进一步提炼对现有家庭支持系统的建议，以期促进家庭内部的有序运转，系统激发家庭功能的优化，更好地发挥其在养老和育幼中的作用。

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章，绪论。阐述本文的主要研究背景，包括积极老龄化的政策背景，家庭养老、隔代抚育等现实背景；并指出其丰富积极老龄化本土化发展等方面的意义，促进家庭政策完善与家庭功能发挥等方面的意义。在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部分，对相关领域的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突出本研究价值所在，针对全样本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影响、家庭不同生命周期下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影响分别提出研究假设。此外，在阐明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指出存在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第二章，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首先，对子代赡养、隔代抚育、老化态度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其次，厘清文章的理论依据，即社会交换理论，分析其对研究主题的解释力。

第三章，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提出检验本研究理论机制的设计方案，包括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变量设置等，并构建子代赡养与隔代抚育互动机制的理论模型。其次，对关键变量进行整体性描述，包括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子代赡养与隔代抚育的基本分布情况。再次，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探究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影响，并对回归结果进行基于家庭不同生命周期、祖辈与父辈不同性别的异质性检验。最后，通过放宽处理因变量范围与更换数据分析模型的方式对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第四章，祖辈老化态度在子代赡养与隔代抚育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分析。采用依次检验法进一步探究祖辈老化态度在子代赡养与隔代抚育中的中介效应，并使用 Bootstrap 法对中介效应结果的稳健性进行验证。

第五章，讨论与建议。通过以上对家庭代际间养老与抚幼相关问题的实证探讨，得出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并从家庭系统出发，通过关注家庭整体需求、生命周期和发展，提出建立健全家庭支持系统的必要性与政策建议。同时指出本研究

现存的局限，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的相关研究的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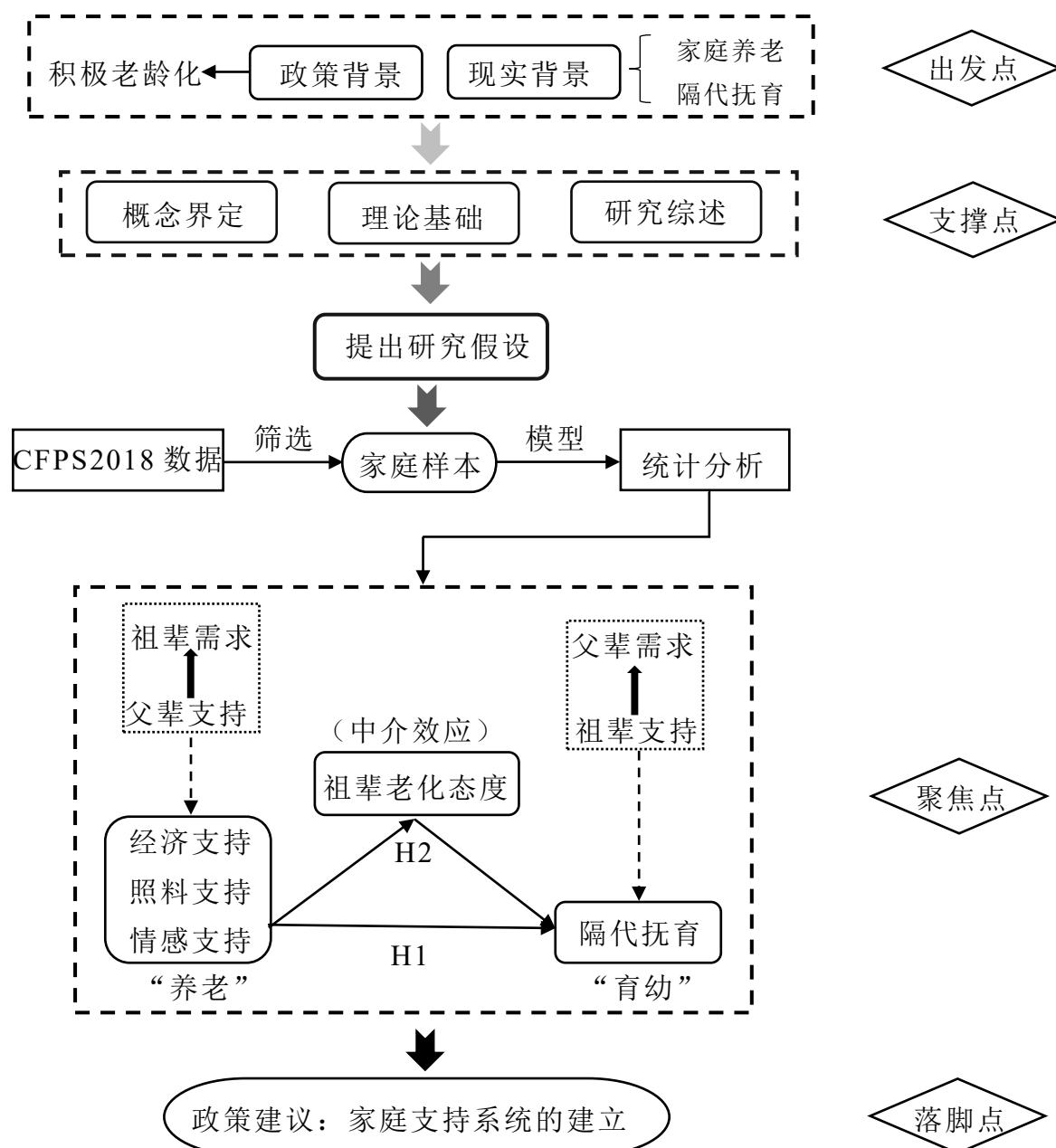


图 1.1 技术路线图

1.3.2 研究方法

(1) 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

本研究基于积极老龄化宏观背景，从整体情况入手，研究内容涉及社会层面普遍关注的养老与育幼问题。具体实证部分，从微观家庭层面出发，采用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探究家庭三代人样本的支持下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影响机制，以此为家庭支持系统的完善提供政策建议。

(2) 依次检验法

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将祖辈、父辈与孙辈三代人纳入代际互动的分析框架。为进一步探究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影响机制，加入祖辈老化态度作为中介变量。对于中介作用的检验，为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检验效果较强的依次检验法，更为直观地揭示祖辈老化态度在子代赡养与隔代抚育之间的作用路径。

1.4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1.4.1 研究创新

(1) 研究内容的创新

过去关于双向代际支持的研究，实证研究中多将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以老年人养老需求为出发点，探究其给予父辈、孙辈的付出对获取家庭养老资源的影响。本研究则追踪家庭代际关系发展的新动态，在数据的处理上，将祖辈、父辈、孙辈均置于样本之中，形成包含三代人特征的家庭层面样本，力图将代际互动的视野拓展到三代家庭之中。同时，考虑积极老龄化的政策背景，将家庭中“养老”与“育幼”问题相结合，以家庭整体的视角来分析并解决问题。在异质性检验中以家庭生命周期为基准，进一步解释、探讨其影响的具体内在逻辑。

(2) 研究机制的创新

对于家庭代际互动的研究，过去常探讨老年祖辈当下的付出与今后的回报，这一过程往往包含两个时期。而本研究所探讨的子代赡养行为对隔代抚育的影响，是在传统的祖辈“抚养”父辈在前、父辈“赡养”祖辈在后的代际交换行为之外，又增加了父辈“赡养”祖辈、祖辈“抚养”孙辈的代际交换行为，前者为家庭在不同时期的跨时段“延时”交换，而后者则为同一时期的“即时”互换。

1.4.2 研究不足

本研究较多涉及微观家庭层面的信息，且需要祖辈、父辈、孙辈三代人的样本支持。在实操过程中发现，仅CFPS2018的数据恰好符合研究需求，其他年份数据难以与此进行合并，所以本研究仅使用2018年的单期数据。同时，其他微观数据库也难以实现家庭三代人信息的对应，使得本研究所用数据过于单一，无法实现多个数据库的相互验证。基于既有公开调查数据，本研究的开展条件较为苛刻，结论可能存在推广性不足的特点。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子代赡养

家庭养老是我国的主要养老方式，赡养人通常是老年人的子女和其他负有赡养义务的人，如配偶、亲属等家庭成员^[209]。子代赡养便是家庭养老中由老年人的子女充当赡养人的类型。本研究所指的子代赡养，“子代”是指已婚已育的父辈一代，赡养的对象为老年祖辈。因此，子代赡养可看作父辈对祖辈提供的向上的代际支持。随着家庭的核心化，在成年子女分家以后，子代赡养行为便成为跨家庭类型而发生的代际支持行为，具体分为三个维度：在经济赡养上，表现为父辈对祖辈的经济转移；在照料赡养上，表现为父辈为祖辈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及所需帮助；在情感赡养上，表现为父辈对祖辈的情感关怀^[210]。

2.1.2 隔代抚育

与通常情况下父辈养育孙辈的现象不同，隔代抚育(Grandparent Caring)是指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独立抚养或参与抚养孙子女的现象^[211]。关于隔代抚育，目前学界并无统一的界定，与此混用的概念还有隔代抚养、隔代照料、照顾孙子女等。狭义上的隔代抚育指祖辈承担全部对孙辈的照料与教育责任，一般出现于父辈无法履行亲职的特殊家庭中，如父辈死亡、犯罪、精神疾病、外出务工等。而广义上的隔代抚育还包括祖辈部分承担对孙辈的照料与教育责任的情形，将视域拓展到共同居住的家庭三代人之间，分为协助型隔代抚育与间歇型隔代抚育，前者指祖辈在没有法定监护权或与父辈共同抚养的情况下，祖辈为孙辈提供持续半年以上时间日常照料的情形；后者指祖辈不与孙辈同住，仅间歇性承担照料、接送等任务，其余养育任务由父辈承担的情形。隔代抚育的过程具有复杂性与异质性，内容主要包含生活照料、情感关怀、经济支持，在孙辈年幼时最主要表现形式为生活照料，年长时最主要表现形式为情感关怀与经济支持^[212]。

2.1.3 老化态度

在生物科学领域，老化既可以被视为内源的过程，同时也是外源的过程。心理学研究中借鉴这一定义，认为老化态度是人们对变老的过程以及老年阶段的体验与评价，包括信念与评价两个维度。其中，信念是指人们对老年群体持有的观念与预期，即对老化的刻板印象；评价则是老年人对自身逐渐变老的体验与评价，包括积极与消极两个态度^[213]。同样，根据评价的主、客体一致与否，可将老化态度分为自我老化态度与一般老化态度，前者是指他人或社会中老年人除外的

其他群体对老年人的评价，即评价主体为非老年人；而后的评价主体与客体均为老年人^[214]。虽然一般老化态度与自我老化态度均会对老年人身心健康及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但相比而言，自我老化态度与之关联更为密切^[201]。因此，本研究中将祖辈的自我老化态度作为研究内容，即关注老年人对自身逐渐变老的态度与感受。

2.2 理论基础

2.2.1 社会交换理论

交换是人类一切历史阶段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最早出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是指人类特有的，将物品与他人互通有无的自发行为。譬如商品交换行为可以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商品结构入手可以分析社会结构^[215]。功利主义古典经济学的交换思想通常从快乐主义出发，认为人都是自私的，趋利避害是其行动的准则。在人类学中，交换是一种社会整合的要素，交换的过程体现了人们最基本的经验需求^[216]，促使人们交换的力量来自社会群体而非个人^[217]。

当代关于社会交换理论的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基于斯金纳的行为心理学研究成果与经济学概念，最早由霍曼斯提出。社会交换强调人类的交往行为是个人权衡利弊的过程，受能够得到报酬的交换活动的支配，并基于三个因素。其一，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是指影响人们交往行为的准则，既可以是政府的成文规定，也可以是约定俗成的不成文规定，最基本的表现为互惠规范和公平规范，均可通过奖励或惩罚的方式加以引导。其中，互惠规范意为当交换行为发生后，受惠方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公平规范则规定了交换关系中付出与回报的比例^[218]。其二，相对资源。相对资源是社会成员之间资源拥有的相对状况，在交换过程中，资源的价值取决于对方对其需要的程度。其三，最小利益。在社会交换情形中，将会得到最小利益的人更大概率为合作指定条件。同时，通过解释人类行为，霍曼斯提出了以下六个命题：成功命题，指出人们行动的本质是追求回报，逃避惩罚；刺激命题，认为交换行动会受到经验与具体情形的制约；价值命题，提出人们是通过价值判断与衡量进行行动选择的；剥夺-满足命题，通过边际效用规律，阐释了价值具有时效性；攻击-赞同命题，指出人类行为受自我公平感影响，预期之外的报酬与惩罚会作用于攻击行为与赞同行为；理性命题，即行动的可能性问题。

与霍曼斯对社会交换行为微观领域的解释不同，布劳交换理论的研究重点在宏观领域，主要考察社会结构与交换行为的关系。布劳肯定了霍曼斯基于前人研究的社会交换基本心理原则，同时认为，虽然对社会交换的考量可解释大多数的人类行为，但并不能解释全部。他认为交换行为以“社会引力”(Social Attracti

on)为动力，并将社会交换界定为“当他人做出回报就发生，当他人不再回报便停止的行动”^[219]，认为任何社会互动行为欲转变为交换行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行为目标的达成只有通过与他人积极互动；其二，行为的手段必须能够促进目标的达成。他认为，在宏观结构领域人际间的交往关系大多是间接的，需要共享价值作为传递媒介，并需要制度化过程来实现结构化。

该理论后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研究。埃摩森将交换延伸到广泛的交换网络之中，并通过数理模型与网络分析方法，对社会结构、社会交换动机、制度化过程等方面进行论证。这一研究方向催生了新的理论流派：交换网络理论(Theory of Exchange Network)。后经维勒等人发展，产生了以网络结构、排除机制来解释交换行为的网络交换理论(Network Exchange Theory)。此理论将与行动者有关的信念、偏好、决策、影响等内部特性以及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等外部特性均纳入模型，依此预测交换结果。这些研究使社会交换理论逐渐深入，不再局限于表层的互动行为，而是超越时空的连结行为，反映了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特征。

2.2.2 社会交换理论对代际交换的解释力

人际之间的大多交往活动均遵循着付出与回报的平衡逻辑。因此，在代际交换相关研究中，社会交换理论有着充分的解释力。第一，代际交换行为满足社会交换的互惠原则。代际交换是代际之间的双向互动，在抚育-赡养的行为过程中，代与代之间的交替活动完成，这符合社会交换理论中付出与报酬的模式。在一个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着一种互惠的交换模式。父母为子女提供养育的付出，期待在其年老之时得到子女的照料回报；子女从父母的养育中得到保护和关怀，在成年之时将通过赡养老年父母来报答。第二，代际交换的资源符合社会交换的范畴。社会交换的资源主要有钱币、商品、信息、服务、地位与爱六种形式。而在家庭代际交换过程中，被交换的资源主要包括钱币、服务与爱，学者通常将其概括为经济支持、照料支持与情感支持。第三，代际交换的前提与社会交换的假设相吻合。共同价值基础是社会交换实现的前提，交换双方的信任程度与需要程度决定着交换成功与否。在家庭代际支持中，代际支持付出与回报往往具有时序性，表现为在某一特定阶段可能存在交换不平等的现象，比如父母在子女年幼之时提供抚育的付出，而子女将在自身成年、父母年老之时提供赡养的回报。这便要求进行交换的双方之间有着信任基础，同时交换行为是双方认为必要且需要的，由此确保代际交换的可能性。

第3章 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影响的实证分析

3.1 研究设计

3.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公开数据库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关注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等研究主题，样本覆盖 25 个省/市/自治区，包括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CFPS 数据库于 2010 年正式开展基线调查，此后每两年进行一次追踪调查，2018 年数据为目前公布完整的最新数据。

在研究对象上，本文主要关注家庭代际层面，研究议题涉及家庭中祖辈、父辈、孙辈三代人的代际关系。2018 年的 CFPS 数据共有 37354 个成人样本，8735 个少儿样本(0-16 岁)，调查内容涉及个人层面的性别、年龄、婚姻、教育、职业、收入状况、自评健康、是否为流动人口等，并包含家庭层面的代际互动等相关问题，与本研究内容契合。因此，本文选用 2018 年的最新数据进行具体分析。具体数据处理过程如下：首先，通过个人与父母编码等变量横向合并数据，实现成人库家庭样本中祖辈与父辈的对应；其次，将少儿数据库与成人数据库数据横向匹配合并，删除缺失代际的样本，形成同时包括祖辈、父辈、孙辈的数据库，实现家庭中三代人数据的对应；再次，考虑到本研究所需控制变量，将家庭关系库、家庭经济库与上述匹配合并；最后，经过数据清理，形成祖辈、父辈、孙辈相对应的家庭层面 2544 个样本。

3.1.2 变量选取

3.1.2.1 被解释变量及其测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隔代抚育，采用 CFPS 少儿父母代答问卷中的问题“少儿白天最主要由谁照管？”以及问题“少儿晚上最主要由谁照管？”来衡量。上述两个问题的选项相同，均为八个分类——“1”为托儿所/幼儿园，“2”为孩子的爷爷/奶奶，“3”为孩子的外公外婆，“4”为孩子的爸爸，“5”为孩子的妈妈，“6”为保姆，“7”为自己照顾自己，“8”为其他照管人。考虑现实中存在父母不在身边的少儿，故将白天为祖辈（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管、白天由除父母外的其他人照管且晚上由祖辈照管的两类样本均视为存在隔代抚育行为，否则为不存在隔代抚育行为。

3.1.2.2 解释变量及其测量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为子代赡养，分为经济支持、照料支持与情感支持。其中，经济支持使用“净经济支持”，即需要在父辈对祖辈的经济支持中，减去祖辈对父辈的经济支持部分。父辈对祖辈的经济支持选用问题“包括实物和现金，过去6个月，您是否为父母提供经济帮助？（1=是；2=否）”、“请将实物折合成现金，过去6个月，您平均每个月给父母多少钱？（具体金额）”。“祖辈对父辈的经济支持选用问题“包括实物和现金，过去6个月，您是否为孩子提供经济帮助？（1=是；2=否）”、“请将实物折合成现金，过去6个月，您平均每个月给孩子多少钱？（具体金额）”。在以上祖辈与父辈双向经济支持的测量中，均为当第一个问题回答为“是”时回答第二个问题，否则跳过第二个问题。

照料支持与情感支持主要通过四个问题测量：问题1“过去6个月，您是否为父母料理家务或照顾他/她的饮食起居？（1=是；2=否）”、问题2“过去6个月，您有多经常为父母料理家务或照顾他/她的饮食起居？（1=几乎每天；2=一周3-4天；3=一周1-2天；4=一月2-3天；5=一月一天；6=几个月一天）”、问题3“过去6个月，您多经常能见到父母？（1=几乎每天；2=一周3-4次；3=一周1-2次；4=一月2-3次；5=一月一次；6=几个月一次；7=从不）”、问题4“过去6个月，您多经常通过电话、手机短信、信件或者电子邮件与父母联系？（1=几乎每天；2=一周3-4次；3=一周1-2次；4=一月2-3次；5=一月一次；6=几个月一次；7=从不）”。其中，当问题1、3回答为“是”时，分别再回答问题2、4，回答为“否”则跳过问题2、4。

中介变量为祖辈老化态度，其衡量通过问题1“对自己未来信心程度？”（很没信心到很有信心，按顺序分别赋值1、2、3、4、5）与问题2“对自己生活满意度？”（很不满意到非常满意，按顺序分别赋值1、2、3、4、5）。

控制变量包括祖辈与父辈的性别（0=女；1=男）、教育程度（0=文盲/半文盲；3=小学；4=初中；5=高中/中专/技校/职高；6=大专；7=大学本科；8=硕士；9=博士；10=从未上过学）、婚姻（1=未婚；2=有配偶；3=同居；4=离婚；5=丧偶）、自评收入（很低到很高，按顺序分别赋值1、2、3、4、5），祖辈的年龄（具体数值）、自评健康（1=非常健康；2=很健康；3=比较健康；4=一般；5=不健康）、子女数量（具体数值），父辈的工作性质（1=为自己/自家干活；2=受雇于他人/他家/组织/单位/公司）、与父母关系（1=很不亲近；2=不太亲近；3=一般；4=亲近；5=很亲近），以及由离家个人居住地、外出打工名单、户口所在地三个问题共同判定的变量“父辈是否流动人口”。

将上述部分变量进行重新赋值或计算生成新变量，最终形成相关变量的设置与测量（表3.1）。

表 3.1 变量的设置与测量

变量名称	变量测量	变量取值
隔代抚育	少儿白天最主要由谁照管? 少儿晚上最主要由谁照管?	0=否; 1=是
经济支持	请将实物折合成现金, 过去 6 个月, 您平均每个月给父母多少钱? 请将实物折合成现金, 过去 6 个月, 您平均每个月给孩子多少钱?	连续变量
照料支持	过去 6 个月, 您有多经常为父母料理家务或照顾他/她的饮食起居	1-7, 取值越大表示越经常
情感支持	过去 6 个月, 您多经常能见到父母? 过去 6 个月, 您多经常通过电话、手机短信、信件或者电子邮件与父母联系?	连续变量
老化态度 (祖辈)	对自己未来信心程度? 对自己生活满意度?	2-10, 取值越大表示越积极
性别 (祖辈/父辈)	您的性别?	0=女; 1=男
年龄 (祖辈)	您的阳历 (公历) 出生日期?	连续变量
户籍 (祖辈)	您现在的户口类型?	0=非农业; 1=农业
自评健康 (祖辈)	您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	1-5, 取值越大表示越健康
受教育年限 (祖辈/父辈)	已经完成的最高学历?	连续变量
婚姻 (祖辈/父辈)	您的婚姻状况是?	0=不在婚; 1=在婚
工作类型 (父辈)	这份工作是为自己/自家干活还是受雇于他人/他家/组织/单位/公司?	0=受雇于他人/他家/组织/单位/公司; 1=为自己/自家干活
自评收入 (祖辈/父辈)	1 表示很低, 5 表示很高, 您给自己收入在本地的位置打几分? 您现在的户口所在地是?	1-5, 取值越大表示越高
是否流动人口 (父辈)	您为什么不在当前家庭居住? 过去 12 个月, 您家哪些人外出打工 (如去城市打工) 挣钱?	0=否; 1=是
与父母关系 (父辈)	过去 6 个月, 您与您的父母关系如何?	1=很不亲近; 2=不太亲近; 3=一般; 4=亲近; 5=很亲近
子女数量 (祖辈)	受访者子女编码?	连续变量

3.1.3 模型设定

在本研究中，被解释变量，即隔代抚养为取值 0 或 1 的二分变量；解释变量为子代赡养，包括经济支持、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控制变量为与这一代际互动行为相关的微观家庭层面信息。同时，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在家庭不同生命周期、祖辈与父辈不同性别的群体间子代赡养对隔代抚养的影响。因此，选用二元 Logit 回归分析上述问题，模型设定如下：

$$\ln\left(\frac{P_i}{1-P_i}\right) = \beta_0 + \beta_1 eco_sup_i + \beta_2 care_sup_i + \beta_3 emo_sup_i + \beta_i X_i + \mu_i \quad (3.1)$$

上式 (3.1) 中， i 表示不同家庭样本， P_i 与 $1 - P_i$ 分别表示“第 i 个家庭中的祖辈有提供隔代抚养的概率”与“第 i 个家庭中的祖辈没有提供隔代抚养的概率”。其中， eco_sup_i 表示“第 i 个家庭中父辈为祖辈提供经济支持的情况”， $care_sup_i$ 表示“第 i 个家庭中父辈为祖辈提供照料支持的情况”， emo_sup_i 表示“第 i 个家庭中父辈为祖辈提供情感支持的情况”， X_i 为其他解释变量，包括祖辈与父辈的个人特征、资源等。此外， β_0 为常数项， β_i 为待估参数， μ_i 为随机误差项。

3.2 整体性描述

3.2.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百分比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隔代抚养	0.37	0.5	0	1
经济支持	250.7	488.2	1	5000
经济支持的对数	2.8	2.9	0.1	8.5
照料支持	2.8	2.4	1	7
情感支持	9.7	2.8	2	14
祖辈老化态度	8.3	1.74	2	10
祖辈性别（男）	0.54	0.5	0	1
父辈性别（男）	0.81	0.4	0	1
祖辈年龄	0.65	4.30	60	87
祖辈年龄的平方	4247	584.9	3600	7569
父辈年龄	36.5	4.5	21	49
父辈年龄的平方	1352	331.7	441	2401
祖辈户籍类型（农业）	0.80	0.4	0	1

续表 3.2

变量	均值/百分比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祖辈受教育年限	3.9	4.2	0	18
父辈受教育年限	9.0	3.8	0	22
祖辈婚姻状况（在婚）	0.99	0.1	0	1
父辈婚姻状况（在婚）	0.96	0.2	0	1
父辈工作类型	0.36	0.5	0	1
祖辈自评收入	3.1	1.1	1	5
父辈自评收入	2.9	1.0	1	5
祖辈自评健康	2.5	1.2	1	5
流动人口（是）	0.41	0.5	0	1
与父母关系	4.3	0.8	1	5
子女数量	2.3	1.1	1	8

注：样本量：2,544。

通过表 3.2 可看出，样本中祖辈性别比例基本均衡，平均受访者年龄为 65 岁，农业人口占比 79.9%。祖辈平均受教育年限约 4 年，在婚比例达 99.2%，自评收入基本中等，自评健康处于中等，平均子女数量为 2.3 个。除了祖辈的信息外，表 2 还展示了其父辈子女的基本信息。在父辈受访者中，男性占比 80.7%，性别比例不均，根据本文研究内容，推测这一现象可能和父系社会的文化背景有关。同时，父辈的平均年龄为 36.5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在 9 年以上，在婚比例为 96.3%，工作类型为自雇的占比 36.4%，流动人口占比 41.5%，自评收入基本中等，与父母关系亲近。

整体而言，约 36.5% 的祖辈为孙辈提供隔代抚养；父辈为祖辈提供净经济支持的平均值为 250.7 元/月，每月为父母提供照料支持的频率处于中低水平，每月为父母提供情感支持的频率处于较高水平。

3.2.2 子代赡养的基本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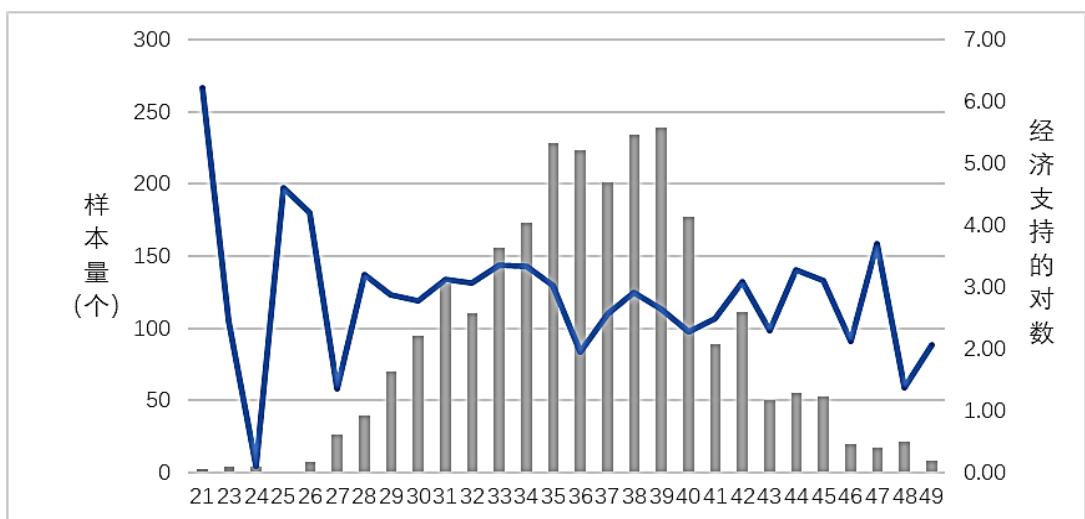


图 3.1 父辈各年龄阶段的经济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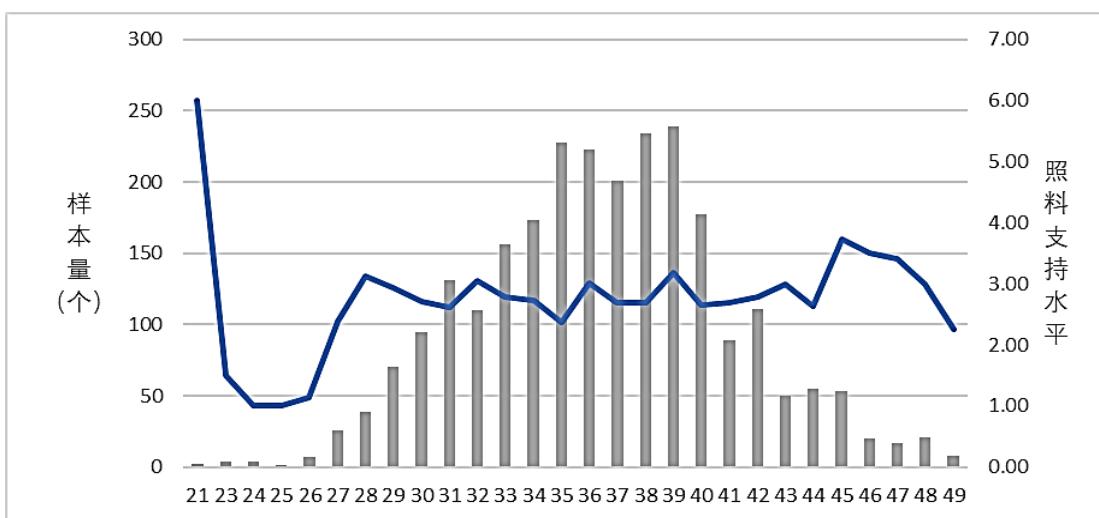


图 3.2 父辈各年龄阶段的照料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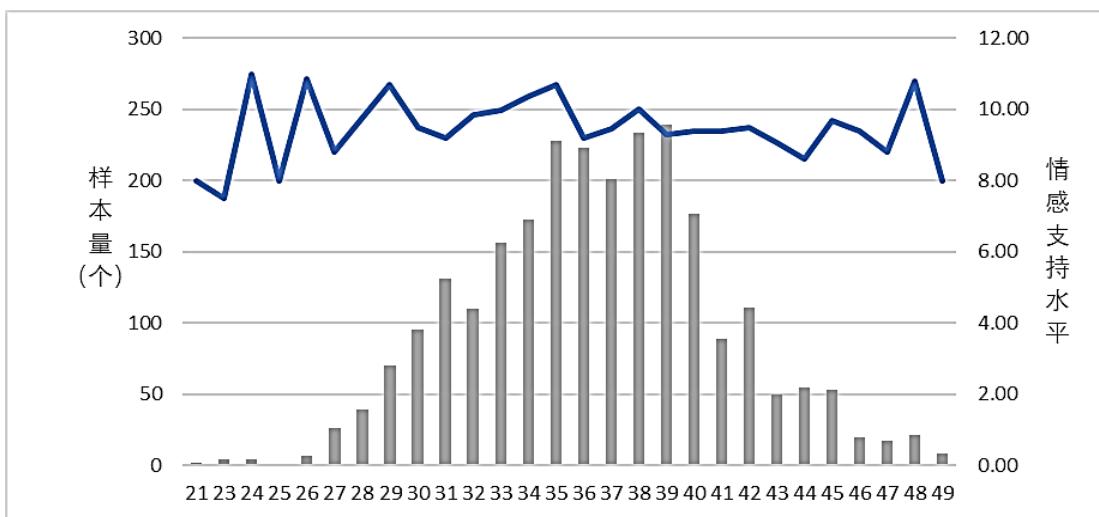


图 3.3 父辈各年龄阶段的情感支持

更进一步，图 3.1-3.3 报告了在父辈不同年龄下，子代赡养三个维度的基本分布信息。从图中样本量统计可看出，父辈 21-27 岁及 46-49 岁的样本量过少，测量准确度不及其他年龄段，呈现出波动较大的特点，因此分析以 28-45 岁年龄段为主。通过对比发现，经济支持分布呈现较为平缓的“U 型”。可能的解释为，在父辈相对年轻的阶段，事业处于上升期，时间资源紧缺，对祖辈隔代抚育的需求较多，因此较多选择经济支持的方式进行代际支持；当父辈处于中间年龄段，对祖辈隔代抚育的需求相对降低，经济支持呈现略微下降的特征；当父辈处于相对较大的年龄阶段，祖辈年事已高，父辈倾向于增加经济支持来“反哺”老年父母。照料支持在各年龄阶段呈现出稳中有升的特点，即父辈提供的照料支持相对平稳，总体呈现略微上升的趋势，这符合我们的基本预设，即父辈年龄越大，说明祖辈老年父母年龄越大，此时越需要来自父辈的照顾和赡养。情感支持总体较为平稳，随年龄呈略微下降的趋势，可能的解释是，相比经济支持与照料支持，情感支持的“门槛”更低，对时间和资本的要求较低，因此父辈在各年龄阶段的情感支持表现出较为平稳的特征；而对于略微下降的解释为，相比于未婚父辈，已婚父辈对核心家庭的情感投入会相对“剥夺”对老年祖辈的情感投入，使得父辈逐渐降低与祖辈老年父母的情感联系。

3.2.3 隔代抚育的基本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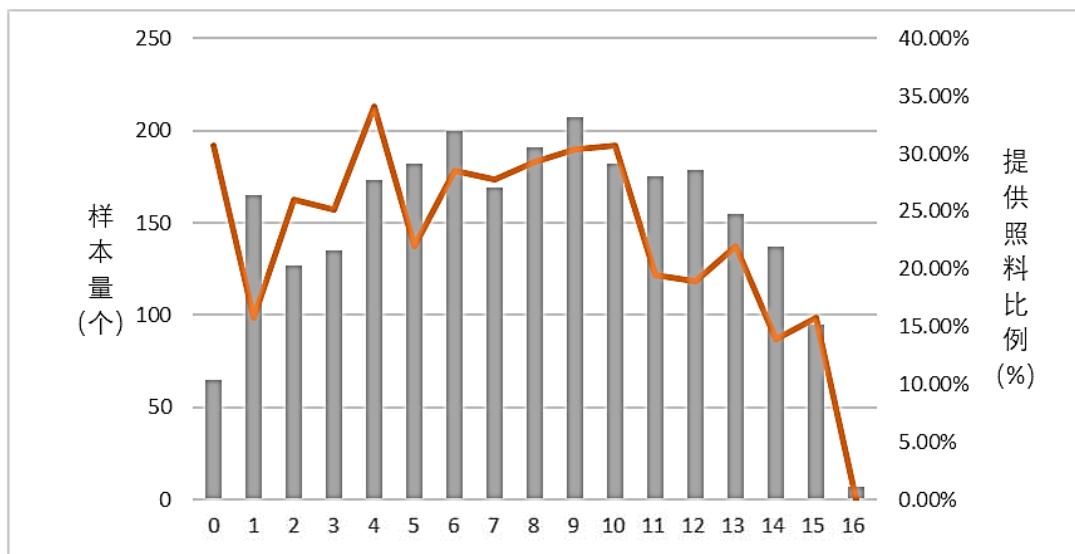


图 3.4 0-16 岁孙辈白天接受祖辈照料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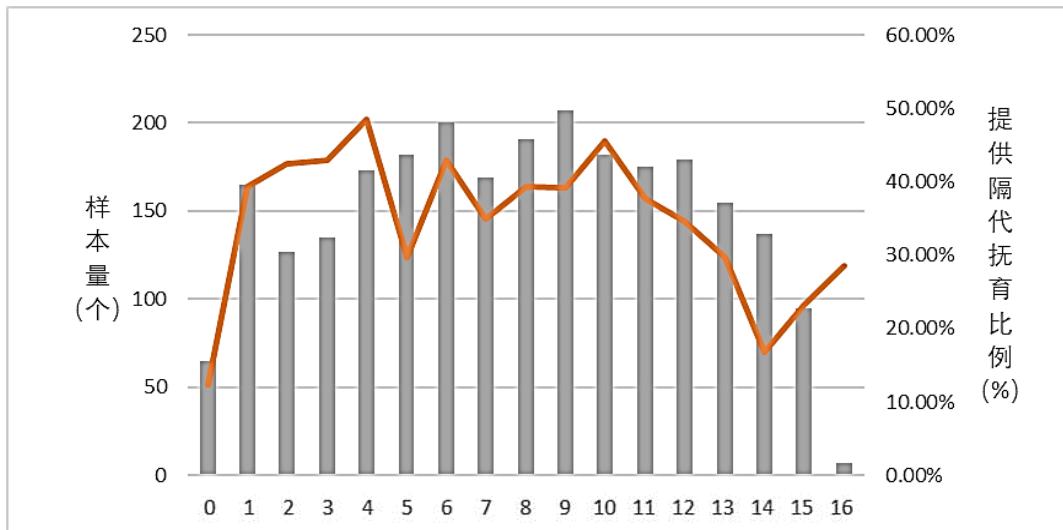


图 3.5 0-16 岁孙辈晚上接受祖辈照料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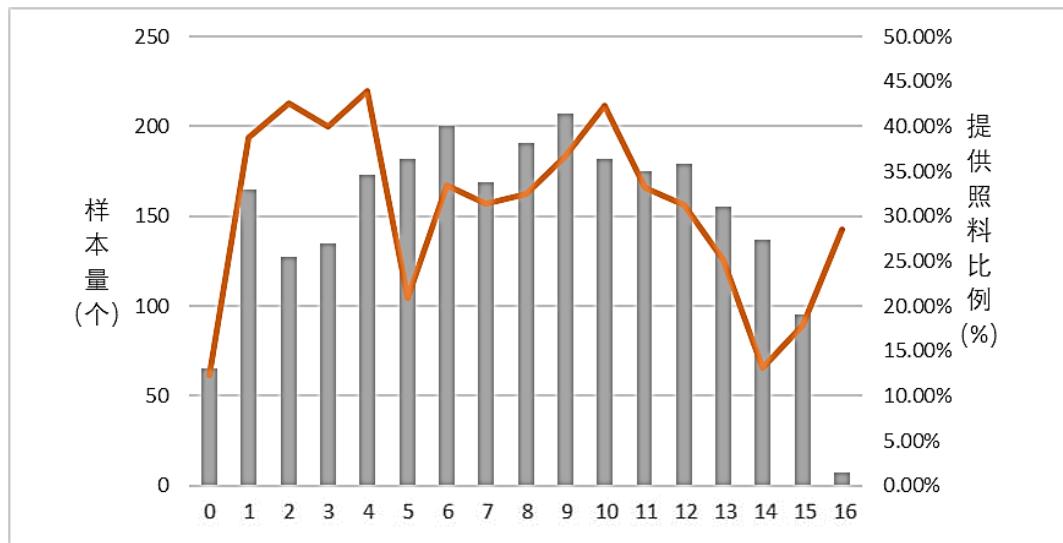


图 3.6 0-16 岁孙辈接受隔代抚育的比例

从图 3.4-3.5 数据可以看出，隔代抚育在孙辈各年龄段中占有较大比重，且白天的平均照料比例为 30.82%，晚上的平均照料比例为 22.98%。祖辈白天照料、晚上照料及总体隔代抚育比例均在孙辈 4 岁时达到高峰，且在 1-4 岁时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这恰恰说明了隔代抚育对家庭“育幼”功能的发挥起到了重要作用。较为特殊的是，0 岁婴儿白天接受祖辈照料的比例基本高于其他年龄段，而晚上接受祖辈照料的比例分布为各年龄段中最低点。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白天父辈需要兼顾工作，而 0 岁幼儿对照料的需求极大，因此照料的任务较多由祖辈代为承担；晚上 0 岁婴儿对父母尤其是母亲的依赖性较大，因此晚上由祖辈照料的可行性较低。

从图 3.6 展示的总体隔代照料比例中可看出，0-6 岁的学龄前儿童占比为 36.91%，大于 7-16 岁儿童的 32.95%。这与孙辈的照料需求有着很大关系，随

着年龄的增长，孙辈对照料的需求减少，相对而言个人自理能力提高，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庭的育幼压力。图 3.4 与图 3.5 显示，1-16 岁儿童白天与晚上接受祖辈照料的比例均基本呈现“倒 U 型”分布，即祖辈照料比例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可能的解释是，在婴幼儿时期，年龄越大的孙辈相对在照料需求上更少依赖父母，因此比例呈上升趋势；而随着孙辈年龄的进一步增加，约从青春期起对祖辈的照料需求呈明显减少趋势。

3.3 回归结果分析

3.3.1 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影响

表 3.3 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影响：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

变量	VIF	1/VIF
经济支持（对数）	1.10	0.91
照料支持	1.21	0.83
情感支持	1.21	0.83
祖辈性别（男）	1.22	0.82
父辈性别（男）	1.12	0.89
祖辈年龄的平方	1.50	0.67
父辈年龄的平方	1.43	0.70
祖辈户籍（农村）	1.31	0.77
祖辈受教育年限	1.32	0.76
父辈受教育年限	1.38	0.73
祖辈婚姻（在婚）	1.02	0.98
父辈婚姻（在婚）	1.03	0.97
父辈工作类型（自雇）	1.21	0.83
祖辈收入自评	1.07	0.94
父辈收入自评	1.04	0.96
祖辈健康自评	1.07	0.93
父辈流动人口（是）	1.22	0.82
与父母关系（亲近）	1.04	0.96
子女数量	1.19	0.84

表 3.4 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影响：回归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	隔代抚育	
		模型 1	模型 2
自变量	经济支持（对数）	0.050 *** (0.014)	0.040 *** (0.015)
	照料支持	-0.041 ** (0.018)	-0.037 * (0.019)
	情感支持	0.064 *** (0.016)	0.083 *** (0.017)
控制变量	祖辈性别（男）		-0.012 (0.094)
	父辈性别（男）		0.216 * (0.117)
	祖辈年龄的平方		-0.002 (0.002)
	父辈年龄的平方		-0.000 (0.002)
	祖辈户籍（农村）		0.036 (0.121)
	祖辈受教育年限		0.039 *** (0.012)
	父辈受教育年限		-0.035 *** (0.013)
	祖辈婚姻（在婚）		0.551 (0.544)
	父辈婚姻（在婚）		-0.887 *** (0.223)
	父辈工作类型（自雇）		-0.318 *** (0.098)
	祖辈收入自评		0.091 ** (0.040)
	父辈收入自评		-0.076 * (0.046)
	祖辈健康自评		0.064 * (0.036)
	父辈流动人口（是）		0.515 *** (0.095)
	与父母关系（亲近）		-0.090 (0.057)
	子女数量		-0.111 ** (0.044)
样本量		2,544	2,544

注： *** $p<0.01$, ** $p<0.05$, * $p<0.1$ 。

此部分数据分析的因变量为隔代抚育，属于二分类变量（0=否；1=是），因此使用二分类 Logit 回归模型。考虑到变量涉及较多，因此在回归之前对包括自变量、控制变量在内的 19 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避免因变量间存在高度相关性而影响模型的估计精度。表 3.3 的结果显示，VIF 均值(Mean VIF)均小于 2，且 VIF 均小于 10，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3.4 中，模型 1 为仅加入自变量时的情况，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了相关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模型的整体解释力度提高。模型 2 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性别、年龄、户籍、自评收入、自评健康、教育、婚姻、工作类型、两代关系、子女数量、流动人口的基础上，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对隔代抚育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p<0.01$)；照料支持对隔代抚育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p<0.1$)，这验证了此前的假设 H1。具体而言，相比没有经济支持、情感支持的父辈，有经济支持、情感支持的父辈，其未成年子女获得来自祖辈隔代抚育的概率分别提高了 4.0%、8.3%。可能的解释为，在同一阶段下，时间资源相对紧缺的父辈给予祖辈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祖辈提供时间价值，给予孙辈隔代抚育作为回报。而相比没有照料支持的父辈，有照料支持的父辈，其未成年子女获取来自祖辈隔代抚育的概率降低了 3.7%。可能的解释有二：其一，从父辈的角度出发，父辈为祖辈提供的照料支持越多，越说明父辈的时间资源较为充裕，此时父辈往往也有更多的时间照料其子女，对祖辈隔代抚育的需求较少；其二，从祖辈的角度出

发，父辈为祖辈提供的照料支持越多，越说明祖辈的身体状况越差，这也证明祖辈可能并不具备隔代抚育的身体条件。

在父辈特征方面，父辈的性别、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收入自评、是否流动人口均与隔代抚育呈显著的正相关，而工作类型与隔代抚育呈显著的负相关。从父辈的性别角度分析，祖辈为男性父辈子女接受的隔代抚育显著大于为女性父辈子女提供的隔代抚育($p<0.1$)。换言之，祖父母提供的隔代抚育要显著大于外祖父母提供的隔代抚育，这一特征符合父系社会的传统。父辈的受教育年限($p<0.01$)、收入自评($p<0.1$)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社会经济状况，社会经济状况越理想的父辈，能为老年父母提供的经济帮助越多，越容易获得来自老年父母的隔代抚育反馈。相比于离异等不在婚的父辈，在婚的父辈得到隔代抚育的可能性会减少 88.7%($p<0.01$)。可能的理解为，不在婚的父辈相对更需要情感寄托，而隔代抚育会加强老年祖辈与父辈、孙辈的代际互动；加之不在婚的父辈照料子女困难更大，因此祖辈倾向于增加对其隔代抚育帮助。相比于父辈为非流动人口，在外打工等方式的父辈流动人口得到祖辈隔代抚育支持的概率会升高 51.5%($p<0.01$)。究其原因，当父辈为流动人口时，其能为未成年子女提供照料的可能性更小，此时养育的责任需要祖辈代为承担，因此祖辈会倾向于帮助年轻父辈提供更多的隔代抚育。对比于受雇的工作类型，自雇的父辈会得到祖辈更多的隔代抚育支持($p<0.01$)。工作类型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父辈的时间资源与经济资源，经济资源影响其对老年祖辈的支持状况，而时间资源反映了其照料孙辈的可能性大小，这二者均会对祖辈提供隔代抚育的行为有所影响。

在祖辈特征方面，祖辈的收入自评、健康自评与隔代抚育呈显著的正相关，而子女数量与隔代抚育呈显著的负相关。从模型结果来看，祖辈收入自评每提高一个等级，祖辈提供隔代抚育的几率增加 9.1%。其原因不难理解，收入自评越高，往往意味着老年祖辈的经济状况越好，因此提供隔代抚育孙辈的可能性越大($p<0.05$)。祖辈健康自评每增加一个等级，隔代抚育的概率会相应提高 6.4%。隔代抚育往往需要祖辈持续投入精力，健康自评越高的老年祖辈，其身体素质与健康状况更为理想，相对健康自评较低的老年祖辈，有更好的身体条件提供隔代抚育($p<0.1$)。对于子女数量而言，子女数量每增加一个，老年祖辈提供隔代抚育的概率会相应地减少 11.1%($p<0.05$)。可能的解释为，老年祖辈的精力有限，加之处于对孙辈照料公平性的考量，可能多采用经济补偿等方式进行间接的照料。

3.3.2 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影响的群体性差异

3.3.2.1 基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异质性比较

在分析了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基本影响之后，进一步考察其在家庭不同阶段下的变化。对此，本研究参考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人的生命周期阶段，以及汪为、

吴海涛提出家庭生命周期6阶段^[220]，并根据研究主题与样本特征，将全样本按照家庭生命周期分为两个阶段的子样本：抚育子女期及抚育赡养期。在抚育子女期，家庭中孙辈未满16岁，且祖辈不超过65岁，这一时期抚育后代成为家庭的主要任务；在抚育赡养期，家庭孙辈未满16岁，祖辈超过65岁，此时家庭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父辈，其养老与育幼的负担较重。本研究中家庭生命周期的具体划分标准如表3.5所示：

表 3.5 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依据

阶段	家庭生命周期	家庭人口特征
一	抚育子女期	孙辈未满 16 周岁，祖辈 65 岁以下
二	抚育赡养期	孙辈未满 16 周岁，祖辈 65 岁以上

表 3.6 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隔代抚养群体性差异

变量	隔代抚养	
	抚育子女期	抚育赡养期
经济支持（对数）	0.044 ^{**} (0.020)	0.033(0.023)
照料支持	-0.012(0.026)	-0.079 ^{***} (0.029)
情感支持	0.063 ^{***} (0.0234)	0.101 ^{***} (0.026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1,396	1,141

注： *** $p<0.01$, ** $p<0.05$, * $p<0.1$ 。

表 3.6 的结果显示，子代赡养对隔代抚养的影响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表现不同。在抚育子女期，父辈的经济支持、情感支持会显著增加祖辈的隔代抚养($p<0.05$ 、 $p<0.01$)，而照料支持与隔代抚养无关，这与我们的假设 H1a 相吻合。此阶段家庭的主要任务为育幼，父辈时间与精力为稀缺资源，因此只能通过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换取老年祖辈对孙辈的照料。在抚育赡养期，父辈的情感支持会显著增加祖辈的隔代抚养($p<0.01$)，父辈的照料支持会显著减少祖辈的隔代抚养($p<0.01$)，而经济支持与隔代抚养无关，这一结果部分验证了假设 H2a。对于经济支持与隔代抚养无关的结果，可能的解释是，此阶段家庭面临的主要任务由“育幼”变为“养老与育幼”，老年祖辈被照料的需求增加，而对经济支持的需求减少，父辈对祖辈的支持更多地由经济支持向照料支持转变。

3.3.2.2 基于祖辈、父辈不同性别的异质性比较

表 3.7 基于性别的隔代抚育群体性差异

变量	隔代抚育			
	祖辈男性	祖辈女性	父辈男性	父辈女性
经济支持（对数）	0.054*** (0.020)	0.023 (0.023)	0.060*** (0.017)	-0.050 (0.044)
照料支持	-0.027 (0.026)	-0.043 (0.028)	-0.025 (0.021)	-0.052 (0.049)
情感支持	0.078*** (0.023)	0.088*** (0.026)	0.081*** (0.019)	0.073 (0.04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1,380	1,164	2,054	490

注： *** $p<0.01$, ** $p<0.05$, * $p<0.1$ 。

表 3.7 展示了在祖辈、父辈不同性别群体下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影响差异。在祖辈为男性的样本中，年轻父辈的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会显著增加祖父/外祖父的隔代抚育行为($p<0.01$)，而照料支持的影响并不显著。在祖辈为女性的样本中，年轻父辈的情感支持会显著增加祖母/外祖母的隔代抚育行为($p<0.01$)，而经济支持与照料支持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现象或许与家庭分工有关，女性往往承担着更多的抚养责任，因此父辈的经济支持会显著增加祖父/外祖父的隔代抚育行为，却对祖母/外祖母隔代抚育的影响并不显著。在父辈为男性的样本中，儿子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情感支持会显著增加老年祖辈的隔代抚育($p<0.01$)，而照料支持的影响并不显著。在父辈为女性的样本中，女儿的经济支持、照料支持、情感支持对老年父母隔代抚育的影响均不显著。这一结果体现了在父系家庭体系的背景下，相比父辈女儿，老年祖辈更倾向于为父辈儿子提供隔代抚育，因此父辈为女性的样本中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影响均不显著。

3.4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增加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本研究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对因变量的选择条件进行放宽处理，再进行回归。对于因变量隔代抚育，稳健性检验时将祖辈白天或夜晚照料孙辈均视为存在隔代抚育行为，以此替代原变量进行结果估计。第二，用 Probit 模型替代原有二元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两种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原回归结果对比如下：

表 3.8 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类型	变量	隔代抚养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自变量	经济支持（对数）	0.040*** (0.015)	0.041*** (0.016)	0.024*** (0.009)
	照料支持	-0.037* (0.019)	-0.037** (0.018)	-0.022* (0.011)
	情感支持	0.083*** (0.017)	0.095*** (0.019)	0.051*** (0.010)
控制变量	祖辈性别（男）	-0.012 (0.094)	0.014 (0.095)	-0.010 (0.058)
	父辈性别（男）	0.216* (0.117)	0.193* (0.141)	0.136* (0.071)
	祖辈年龄的平方	-0.002 (0.002)	-0.002 (0.002)	-0.001 (0.001)
	父辈年龄的平方	-0.000 (0.002)	-0.000 (0.002)	-0.000 (0.001)
	祖辈户籍（农村）	0.036 (0.121)	0.058 (0.128)	0.0272 (0.074)
	祖辈受教育年限	0.039*** (0.012)	0.036*** (0.012)	0.024*** (0.007)
	父辈受教育年限	-0.035*** (0.013)	-0.027** (0.002)	-0.020** (0.008)
	祖辈婚姻（在婚）	0.551 (0.544)	0.061 (0.527)	0.353 (0.325)
	父辈婚姻（在婚）	-0.887*** (0.223)	-0.849*** (0.095)	-0.548*** (0.136)
	父辈工作类型（自雇）	-0.318*** (0.098)	-0.292*** (0.073)	-0.190*** (0.060)
	祖辈收入自评	0.091** (0.040)	0.079** (0.043)	0.055** (0.024)
	父辈收入自评	-0.076* (0.046)	-0.076* (0.042)	-0.047* (0.028)
	祖辈健康自评	0.064* (0.036)	0.063* (0.038)	0.040* (0.022)
	父辈流动人口（是）	0.515*** (0.095)	0.555*** (0.165)	0.315*** (0.058)
	与父母关系（亲近）	-0.090 (0.057)	-0.098* (0.051)	-0.055 (0.035)
	子女数量	-0.111** (0.044)	-0.0985** (0.040)	-0.068** (0.027)
样本量		2,544	2,544	2,544

注：*** $p<0.01$, ** $p<0.05$, * $p<0.1$ 。

模型 3 为对隔代抚养这一因变量进行放宽处理后的回归结果，数据显示相比于没有对祖辈进行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的父辈，对祖辈进行经济支持、情感支持的父辈获得来自祖辈提供隔代抚养行为的概率分别提高了 4.1% ($p<0.01$) 与 9.5% ($p<0.01$)，而相比于不为祖辈提供照料支持，为祖辈提供照料支持会使祖辈提供隔代抚养行为的概率降低 3.7% ($p<0.05$)。模型 4 为使用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的结果，数据显示相比于没有提供子代赡养的父辈，提供经济支持、情感支持赡养行为的父辈获得祖辈隔代抚养的概率分别提高了 2.4% ($p<0.01$) 与 5.1% ($p<0.01$)，而表现在照料支持中，其概率下降了 2.2% ($p<0.1$)。可见，对于

自变量的三个维度而言，两种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原回归结果大体一致，其他控制变量也是如此。

综上，按照对变量进行放宽处理和采用 Probit 回归模型估计的方法对子代赡养影响隔代抚育行为进行稳健性检验，其结果进一步印证了父辈的赡养行为对祖辈隔代抚育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对隔代抚育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照料支持对隔代抚育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第4章 祖辈老化态度的中介作用分析

4.1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为了较为准确的分析子代赡养行为对隔代抚育行为的具体中介作用机制，本研究引入了祖辈老化态度变量。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是自变量与因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根据前文所得结论，自变量子代赡养中的经济支持、情感支持维度均对因变量祖辈隔代抚育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为我们进一步检验祖辈老化态度是否在二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提供了实证研究的基础。

在本研究主题下，文章采用依次检验法(Baron&Kenny,1986) [22]对中介效用进行检验，该方法要求通过三个回归分析第一步，测算出自变量子代赡养对因变量隔代抚育的总效应，要求系数 $c \neq 0$ 且结果显著。第二步，检验自变量子代赡养行为对中介变量祖辈老化态度的作用，其中介作用或间接效果存在的必要条件是系数 $a \neq 0$ 且显著。第三步，检验第二项子路径中的中介变量回归系数 b ，以及引入祖辈老化态度这一中介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以此确定系数 b 和 c' 是否显著。在加入相关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Y = \beta_1 + c_1X_1 + c_2X_2 + c_3X_3 + c_4control + e_1 \quad (4.1)$$

$$M = \beta_2 + a_1X_1 + a_2X_2 + a_3X_3 + a_4control + e_2 \quad (4.2)$$

$$Y = \beta_3 + bM + c'_1X_1 + c'_2X_2 + c'_3X_3 + c'_4control + e_3 \quad (4.3)$$

其中： Y 表示孙辈获得来自祖辈的隔代抚育， X_1 表示父辈为老年祖辈提供的经济支持， X_2 表示父辈为老年祖辈提供的照料支持， X_3 表示父辈为老年祖辈提供的情感支持， M 表示祖辈老化态度，*control*表示与祖辈、父辈个人特征、家庭及个人资源等控制变量， β 为常数项， a 、 b 、 c 为待估参数。其中， c 是 X 对 Y 的总效应， a 、 b 是通过中介变量 M 形成的中介效应， c' 是直接效应， e 为随机误差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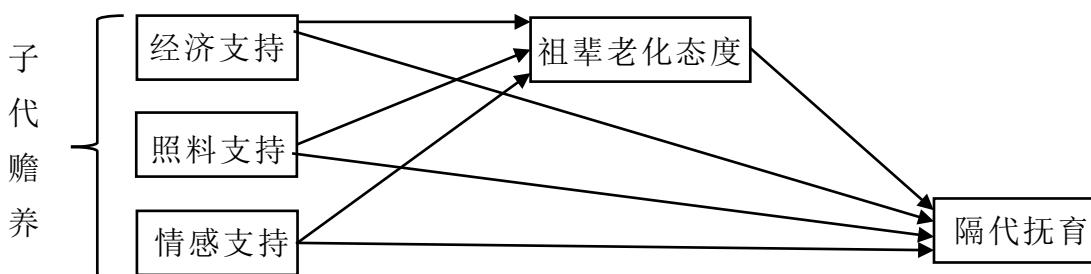


图 4.1 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4.2 祖辈老化态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 5 用于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均对祖辈老化态度这一中介变量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 ($p<0.05$, $p<0.1$)，即父辈为祖辈提供的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越多，祖辈的老化态度越积极。但照料支持对祖辈老化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子女对祖辈父母提供的生活照料越多，越能说明祖辈的身体机能退化与健康状况不佳，这正是促使老年人产生消极老化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导致了祖辈老化态度在父辈照料支持对祖辈老化态度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断裂。

模型 6 用于检验在控制变量作用下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祖辈老化态度与隔代抚育呈显著的正相关 ($p<0.01$)，即祖辈老化态度越积极，越倾向于选择隔代抚育孙辈。模型 7 反映了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在加入祖辈老化态度这一中介变量之后，自变量的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在总模型中仍然显著。对比模型 2 与模型 7 结果可知，控制祖辈老化态度这一中介变量后，经济支持对隔代抚育影响的显著关系没有发生变化，但系数规模由 0.040 ($p<0.01$) 下降至 0.010 ($p<0.01$)，即 $c_1 - c'_1 > 0$ ；情感支持对隔代抚育影响的系数规模由 0.083 ($p<0.01$) 下降至 0.036 ($p<0.05$)，即 $c_3 - c'_3 > 0$ 。这与我们的假设 H2 相吻合，表明祖辈老化态度在部分子代赡养行为对隔代抚育行为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且主要体现在子代赡养中的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行为。

表 4.1 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影响：老化态度的中介作用

变量类型	变量	隔代抚育	老化态度	隔代抚育	隔代抚育
		模型 2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自变量	经济支持（对数）	0.040 *** (0.015)	0.044 *** (0.012)		0.010 *** (0.003)
	照料支持	-0.037 * (0.019)	0.043 (0.043)		-0.019 (0.0121)
	情感支持	0.083 *** (0.017)	0.037 * (0.013)		0.036 ** (0.019)
中介变量	祖辈老化态度			0.044 *** (0.006)	0.042 * (0.006)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2,544	2,544	2,544	2,544

注：*** $p<0.01$, ** $p<0.05$, * $p<0.1$ 。

4.3 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中介效应结果，本研究进一步使用 Bootstrap 法对子代赡养、祖辈老化态度和隔代抚育的中介作用进行估计与分析。同时，在 95% 的置信区间下，将抽样次数设置为 5000 次，以父辈提供的子代赡养为自变量，祖辈老化态度为中介变量，祖辈提供的隔代抚育为因变量，并控制其他相关变量。结果显示，在父辈提供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上，祖辈老化态度在 95% 的置信区间下的中介效应结果均不为 0，证明祖辈老化态度在经济支持及情感支持同隔代抚育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显著。进一步分析，表 4.2 显示了祖辈老化态度在子代赡养与隔代抚育关系中的效应分解。数据显示，祖辈老化态度在经济支持和隔代抚育的关系中存在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4.84%，在情感支持和隔代抚育的关系中存在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1.96%。

同时，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得知，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这两种子代赡养行为不仅直接影响祖辈老年人隔代抚育行为，而且通过老化态度间接影响着祖辈老年人隔代抚育行为；而照料支持这一子代赡养行为负向影响着祖辈老年人隔代抚育行为，但老化态度对其发挥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因此，父辈对老年父母的赡养通过两条路径对祖辈的隔代抚育行为产生作用。第一条路径：“经济支持-祖辈老化态度-隔代抚育”，即父辈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促使老年人持有更加积极的老化态度，从而更愿意帮助父辈隔代照料孙辈。第二条路径：“情感支持-祖辈老化态度-隔代抚育”，即父辈对老年父母的情感支持促使老年人持有更加积极的老化态度，从而增加对孙辈的隔代照料支持。

表 4.2 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中介效应分解

影响路径	总效应 (c)	中介效应 ($a * b$)	直接效应 (c')	效应占比 (%)	检验结论
经济支持-祖辈老化态度-隔代抚育	0.040	0.002	0.010	4.84%	部分中介
照料支持-祖辈老化态度-隔代抚育	-0.037	0.002	-0.019	0%	不显著
情感支持-祖辈老化态度-隔代抚育	0.083	0.002	0.036	1.96%	不显著

第5章 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我国家庭支持系统的构建

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对社会的基本功能发挥与良性运转起到了基础保障性作用。为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相关人口政策的调整与优化需要由养老或生育的单一视角转变为综合性的家庭视角^[222]，即家庭支持系统的构建与完善，将成为应对人口结构变迁，挖掘新型人口红利资源的重要举措。其中，强化家庭照料功能，维护家庭内和谐稳定的代际关系是政策优化的核心环节。

5.1 聚焦家庭整体需求，推动养老与育幼的有效衔接

家庭基本公共服务与福利政策应以满足各群体需要为目标，若仅聚焦于问题家庭与部分困难家庭，则会缺乏应有的普适性。因此，在着力解决特殊家庭问题的同时，也要完善制度性福利，满足各群体家庭的整体性需求。与此同时，家庭福利制度也不能仅局限于“事后补救”。政策制定中应以满足目标群体需求为出发点，加大制度供给力量，强化家庭政策制定的前瞻性^[59]。在家庭众多需求中，照料需求占据着重要位置。养老与育幼均是家庭照料功能的一部分，其作用发挥的本质是代际之间的社会交换，因而不应将二者割裂开来讨论。突出家庭的整体照料功能，需要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并促进养老、育幼的协调与平衡^[223]。当福利政策的实施以家庭为单位，推行专门的项目与一揽子计划，能够真正强化家庭功能与责任，激发内部动力与潜力。

家庭的养老与育幼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家庭整体需求的满足，在以家庭为实施单位的基础上，也需要多领域政策的指引。在公共服务政策领域，要不断完善服务体系建设，以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工程的稳步推进，促进家庭照料相关服务设施的总体布局；通过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提高相关服务精准度等方式，有效提升家庭照料能力。在经济政策领域，通过提高生育津贴、老年人退休待遇，加大对失能和高龄老人的经济救助力度等方式，减轻家庭养老与育幼经济负担，帮助家庭规避风险。在法律政策领域，要通过法律强制性规范，明确规定家庭成员的责任与义务，确保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同时，还要加强公共服务、就业、经济、法律等多方支持政策之间的联动^[224]，最终实现家庭中老有所养，幼有所育。

5.2 遵循家庭生命周期，科学分配多元主体照护责任

家庭生命周期包括起步期、抚养子女期、抚养赡养交汇期、赡养父母期等，其中伴随着多代家庭成员的发展变化，包含结婚、养育子女、组建新家庭、赡养

父母等事件，在同一家庭的不同生命周期，其主要任务也不同。因此，家庭支持政策需要遵循家庭生命周期，多方主体汇聚合力，形成全方位、积极的政策体系，让家庭成为老年人颐养天年与婴幼儿健康成长的重要场所。

化解外部环境对家庭功能发挥的冲击，首先需要培养家庭价值理念，强调家庭责任观，推动家庭内部的自主调适。一是要正确认识家庭养老与育幼的价值，尊重家庭领域的自主性和多样化发展，积极推动良好家风建设，引导家庭形成正确的发展观；二是要倡导代际公平、代际团结理念，支持引导家庭构建理想的责任与分工模式。家庭内部要理性考量成员的资源分配，推动祖辈、父辈、孙辈等多代互助，并通过风险共担及时化解危机，促进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产生长远效益。其次，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形成多元主体共治局面^[225]。维护与提升家庭照料能力，需要企业、各类组织、科研院所等力量的参与。比如，企业需要根据家庭需求，缓解供需矛盾，为家庭照料及时提供替代选择；广大社会群体应积极探索志愿服务模式，参与养老与抚育照料，扩大社会成员参与度，以互助养老、时间银行、合作育儿等新型模式有效解决照料难题。最后，要强化政府兜底保障功能，为家庭支持系统的建立保驾护航。通过资源整合、服务创新、制度的及时更新，及时畅通家庭照料功能发挥渠道，回应家庭发展诉求。

5.3 基于家庭发展视角，强化家庭功能和结构的稳定

在转型时期，解决家庭困境的关键便是对现有公共政策体系中的家庭地位进行重新评定，创设保护家庭自身功能发挥的政策环境。这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从家庭发展视角出发，将支持家庭发展的理念贯穿于政策周期的全过程，以谋求家庭未来的长远发展与社会利益的整合^[226]。着力提升家庭的发展能力，需要审视家庭在养老与育幼实践中的困境，有针对性的制定可持续性解决措施，并引导家庭关注成员的人力资本提升，强化家庭支持网络，增强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推进完善家庭相关政策的过程中，要明确政府、社会、家庭的责任边界，保护家庭的独立性与完整性，防止因政府干预过度而造成家庭发展能力的衰退。在具体实践中，要逐渐探索并发展能够与家庭保障功能相配合的家庭政策体系，进一步提高家庭福祉与家庭成员生活质量。

结 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子代赡养与隔代抚育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转型期中家庭养老与育幼功能交融所催生的互动模式。这一互动模式关系着祖辈、父辈、孙辈三代人的代际交换，展现了新的代际关系图景。作为对当下家庭三代人代际互动行为的探索性研究，本文以社会支持理论为依据，意在探讨父辈提供子代赡养对祖辈提供隔代抚育的影响机制，并验证祖辈老化态度在之中是否发挥了中介作用，最终落脚于家庭支持系统的构建与完善。利用 CFPS2018 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在描述性统计研究中发现，隔代抚育成为当下家庭育幼的重要选择。样本数据显示，隔代抚育在各年龄段的孙辈接受的照料中占有较大比重，白天、夜晚的平均照料比例分别为 30.82% 与 22.98%。综合整体的隔代抚育情况，1-4 岁的孙辈接受隔代抚育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

在基准回归研究中发现，在家庭代际支持的互动中，父辈为祖辈提供的子代赡养与祖辈提供的隔代抚育行为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当父辈增加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时，祖辈提供隔代抚育的概率会得到提高。来自父辈对祖辈的经济支持、情感支持每增加一个单位，祖辈隔代抚育的概率会分别上升 4.0% 与 8.3%。这一现象体现了代际间资源的互换，即时间资源较为紧缺的父辈给予祖辈经济与情感支持，换取祖辈对孙辈隔代抚育的回报。而当父辈增加照料支持时，祖辈提供隔代抚育的概率会有一定下降。父辈对祖辈的照料支持每增加一个单位，祖辈提供隔代抚育的概率会降低 3.7%。这一现象可从祖辈与父辈两方面做解释：父辈为父母提供的照料支持越多，说明其本身照料儿女的时间也较为充裕，因而对隔代抚育的需求较少；同时也说明祖辈可能身体状况较差，本身需要更多照料，从而不具备隔代抚育的身体条件。

在分样本研究中发现，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影响，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中的表现不同。根据本研究主题，样本数据包括家庭生命周期中的抚养子女期、抚养子女与赡养父母交汇期两个阶段。在抚养子女期，父辈增加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能够分别在 4.4%、6.3% 的水平上增加祖辈的隔代抚育行为；在抚养赡养期，父辈增加情感支持能够在 10.1% 的水平上增加祖辈提供的隔代抚育，而照料支持会在 7.9% 的水平上显著减少祖辈提供的隔代抚育。这一结论与不同生命周期下家庭的主要任务与代际间的资源禀赋有关。

在中介作用检验中发现，祖辈老化态度在子代赡养对隔代抚育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子代赡养的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维度，在与隔代抚育关系中存在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 4.84% 与 1.96%。这一结果

说明，祖辈获得的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越多，其老化态度越积极，从而倾向于提供更多的隔代抚育。

通过使用社会调查数据，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三代人代际互动的具体影响机制，但对于多代人之间代际支持互动的情景、动机及内在机理缺乏更为深入的探究。新的时代背景下，今后的代际关系研究视域应更倾向于扩展至多代人，深究代际互动多样情景的内在作用机制。鉴于隔代抚育已经成为家庭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关于此的微观数据有待进一步深入，例如对照料提供的时间段、具体内容进行分类，以便进一步精细化研究需要。此外，多期数据的验证有待加强。通过多期数据支撑，可进一步提高研究的准确性，实现子代赡养与隔代抚育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研究，展现家庭内部整体代际互动图景，深入探究其整体的互动关系与实现路径。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2106/t20210628_1818824.html,2021-05-11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2020-11-03
- [3] 孙涛.儒家孝道影响下代际支持和养老问题的理论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5(07):131-135
- [4] 边馥琴、约翰·罗根.中美家庭代际关系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1(2):85-95
- [5] Xu Y. Family Support for Old People in Rural China.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2001,35(3):307-320
- [6] 吴帆,尹新瑞.中国三代家庭代际关系的新动态:兼论人口动力学因素的影响.人口学刊,2020,42(04):5-18
- [7] Fingerman K L, Pitzer L, Lefkowitz E S, et al.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Qualities between Adults and Their Parents: Implications for the Well-Being of Both Partie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2008,63(6):362-371
- [8] Crosnoe R, Elder Jr G H. Family Dynamics Supportive Relationships and Educational Resilience during Adolescenc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2004, 25(5):571-602
- [9] 周晶,韩央迪,Weiyu Mao 等.照料孙子女的经历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2016,(7):88
- [10] 王海漪.被照料的照料者:隔代照料与子代行孝互动研究.人口学刊,2021,43(04):74-88
- [11] 杨菊华,李路路.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24(03):26-53+243
- [12] 彭希哲,胡湛.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5(12):113-132+207
- [13] 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08):102-123+206-207
- [14] 雷洁琼.新中国建立以来婚姻家庭制度的变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03):52-60
- [15] 杨菊华,何炤华.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人口研究,2014,38(02):36-51
- [16] 汪斌,周骥腾.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7(02):88-95
- [17] Wolf A P, Hanley S B. 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 [18] Fairbank J 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vised and Enlarg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17-27
- [19] Zhao Z. Coresidential Patterns in Historical China: A Simulation Stud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000,26:263-293
- [20]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家庭发展报告 2014.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4,19-43

- [21] Costanzo P R, Melanie B H.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Themes Prospects and Possibilitie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2007,63(4),885-902
- [22] 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中国学术,2001(4)
- [23] Caldwell J C. Toward a Restatement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76:321-366
- [24] 熊跃根.中国城市家庭的代际关系与老人照顾.中国人口科学,1998(6):15-21
- [25] 王跃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分析.人口研究,2008(4):13-21
- [26] 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7-16
- [27] 钟涨宝,冯华超.现代化与代际关系变动.天府新论,2014,(01):115-121
- [28] 王跃生.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维系、变动和趋向.江淮论坛,2011(02):122-129
- [29] 张再云,魏刚.代际关系、价值观和家庭养老——关于家庭养老的文化解释.西北人口,2003(01):53-55
- [30] 王树新,马金.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代际关系新走向.人口与经济,2002,(04):15-21
- [31] 宋健,戚晶晶.“啃老”:事实还是偏见——基于中国 4 城市青年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人口与发展,2011,05:57-64
- [32] 蒋晓平.逆向代际关系:城市从业青年隐性啃老行为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12,02:21-25
- [33] 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江海学刊,2008,(4):108-113
- [34] 徐安琪.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1(2):150-154
- [35] 刘桂莉.眼泪为什么往下流?——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倾斜问题探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6:1-8
- [36] 周晓虹.冲突与认同:全球化背景下的代际关系.社会,2008,(02):20-38+220-221
- [37] 朱静辉.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与老年人赡养——以安徽薛村为个案的考察.西北人口,2010,31(03):51-57
- [38] Markides K S, Boldt J S, Ray L A. Sources of Help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 Three Generations Study of Mexican Americans. *Journal of Gerontology*,1986,41(4):506-511
- [39] Goodman C, Silverstein M. Grandmothers Who Parent Their Grandchildre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Close Relations across Three Generation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2001,22(5):557-578
- [40] Aschenbrenner J. Lifelines: Black Families in Chicago. Long Grove: Waveland Press Inc,1983:320-321
- [41] Mueller M M, Elder Jr G H. Family Contingencies across the Generations: Grandparent Grandchild Relationships in Holist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03,65(2):404-417
- [42] Kornhaber A, Woodward K L. Grandparents, Grandchildren: The Vital Connection. Living st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1981
- [43] 杜鹏,李永萍.新三代家庭:农民家庭的市场嵌入与转型路径——兼论中国农村的发展型结构.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8(01):56-67
- [44] 邓长明,陈光虎,石淑华.隔代带养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对比分析.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03):196
- [45] 康秀珍.幼儿隔代抚养问题探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25

- (06):95-97
- [46] 冯春.中职生家庭代际关系的维护及代际冲突的调适.职大学报,2010(04):134-136
- [47] 陈皆明.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06):131-149
- [48] 陶裕春,申昱.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人口与经济,2014(03):3-14
- [49] 郑志丹,郑研辉.社会支持对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代际经济支持内生性视角的再检验.人口与经济,2017(04):63-76
- [50] 李俏,付雅雯.代际变动与农村养老:转型视野下的政策启示——基于江苏省如东县农村的调查.农村经济,2017(08):62-69
- [51] 聂建亮.养儿还能防老吗?——子女人口经济特征、代际关系与农村老人养老资源获得.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06):33-41
- [52] Judith T, Jieming C. Living Arrangements, Income Pooling, and the Life Course in Urban Chinese Families. Research on Aging,2000(22):238-261
- [53] Kamerman S, Kahn A. Family Policies: Government and Families in 14 Count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8,1-47
- [54] 张秀兰,徐月宾.建构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中国社会科学,2003,6:84-96.
- [55] 吕亚军.战后西方家庭政策研究综述.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12-16
- [56] 李树茁,王欢.家庭变迁、家庭政策演进与中国家庭政策构建.人口与经济,2016(06):1-9
- [57] 李中清,王丰,陈卫等.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上海:三联书店,2000
- [58] 汤梦君,解振明,蔚志新.中国家庭政策的历史、现状与展望.张维庆编,中国人口六十年.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0:161-169
- [59] 胡湛,彭希哲.家庭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家庭政策.人口研究,2012,36(02):3-10
- [60] 吴帆,李建民.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代际关系.学海, 2010, (01): 39-45
- [61] 吴小英.公共政策中的家庭定位.学术研究,2012(09):50-55+159
- [62] 吴帆.我国家庭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改革方向.人口与计划生育,2015(09):28-29
- [63] Silverstein M, Cong Z,Li 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People in Rural China: Consequences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2006,61(5):S256-S266.
- [64] Mcchesney K Y, Bengtson V L. Solidarity, integration, and cohesion in families: Concepts and theories. Newbury: Sage Publications,1988:15-30
- [65] 穆光宗.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变革和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05):39-44
- [66] 陶浩然.家庭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养老意愿的影响研究——兼论社会工作参与农村养老的路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2019,5-6
- [67] 周冬霞.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选择效应”.社会科学论坛,2014(05):202-207
- [68] 王硕.家庭结构对老年人代际支持的影响研究.西北人口,2016,37(03):78-83
- [69] 谢桂华.老人的居住模式与子女的赡养行为.社会,2009,29(05):149-167+227
- [70] Lee Y J, Parish W L, Willis R J. Sons, daught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 support in Taiw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4, 99(4):1010-1041
- [71] 许琪. 儿子养老还是女儿养老? 基于家庭内部的比较分析. *社会*, 2015, 35(04): 199-219
- [72] 夏传玲, 麻凤利. 子女数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 *人口研究*, 1995(01):10-16
- [73] 桂世勋, 倪波. 老人经济供给“填补”理论研究. *人口研究*, 1995(06):1-6
- [74] 郭志刚, 张恺悌. 对子女数在老年人家庭供养中作用的再检验——兼评老年经济供给“填补”理论. *人口研究*, 1996(02):7-15
- [75] 张海峰, 林细细, 张铭洪. 子女规模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互相卸责 or 竞相示范. *人口与经济*, 2018(04):21-33
- [76] Logan J R, Bian F. Parents' needs, family structure, and regular intergenerational financial exchange in Chinese cities. *Sociological Forum*, 2003, 18(1):85-101
- [77] 左冬梅, 李树苗, 吴正.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交换的年龄发展轨迹——成年子女角度的研究. *当代经济科学*, 2012, 34(4):26-34, 125
- [78] 高建新, 李树苗, 左冬梅. 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子女养老分工影响研究. *南方人口*, 2012, 27(2):74-80
- [79] 宋月萍. 精神赡养还是经济支持: 外出务工子女养老行为对农村留守老人健康影响探析. *人口与发展*, 2014, 20(4):37-44
- [80] Greenhalgh S. Sexual stratification: The other side of ‘growth with equity’ in East Asi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5, 11(2):265-314
- [81] Mason K O. Family change and support of the elderly in Asia: What do we know? *Asia-Pacific population journal/United Nations*, 1992, 7(3):13-32
- [82] 李树苗, 费尔德曼, 勒小怡. 儿子与女儿: 中国农村的婚姻形式和老年支持. *人口研究*, 2003(01):67-75
- [83] Xie Y, Zhu H. Do Sons or Daughters Give More Money to Parents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0, 71(1):174-186
- [84] 伍海霞. 家庭子女的教育投入与亲代的养老回报——来自河北农村的调查发现. *人口与发展*, 2011, 17(1):29-37
- [85] 石智雷. 多子未必多福——生育决策、家庭养老与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 *社会学研究*, 2015, 30(5):189-215, 246
- [86] 叶晓梅. 教育能否增加养儿防老的保障? ——基于代际社会交换理论的分析. *教育经济评论*, 2019, 4(06):56-78
- [87] 王宜乐. 代际支持及其与成年子女婚姻状况的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2014, 34-36
- [88] Bales R F, Parsons T. *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Routledge, 2014
- [89] Hogan D P, Eggebeen D J, Clogg C C. The structure of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s 374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in American famil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3, 98:1428-1458
- [90] White L K, Rogers S J. Strong support but uneasy relationship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urban Chinese family life. *The China Journal*, 1997:9-33
- [91] Suitor J J, Pillemer K. Choosing daughters: Exploring why mothers favor adult daughters over son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2006, 49:139-160
- [92] Lin J P, Yi C C. Filial norm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o aging parents in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11, 20(s1):109-120
- [93] 宋璐, 李树苗. 照料留守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支持的影响研究. *人口学刊*, 2

- 010(02):35-42
- [94] 刘亚飞,胡静.谁来照顾老年父母?——机会成本视角下的家庭分工.人口学刊,2017,39(5):67-76
- [95] 刘汶蓉.孝道衰落?成年子女支持父母的观念、行为及其影响因素.青年研究,2012(2):22-32, 94
- [96] 黄庆波,胡玉坤,陈功.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人口与发展,2017,23(01):43-54
- [97] 熊波.孝道观念与成年子女的代际支持——基于中国三地农村的考察.山东社会科学,2016(04):52-58
- [98] 熊波.关系与互动: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10
- [99] Secondi G. Private monetary transfers in rural China: are families altruistic?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7,33(4): 487-511
- [100] Jzarez L, Crowding out of Private Support to the Elderly: Evidence from a Demigrant in Mexico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9, (93):454-463
- [101] 程令国,张晔,刘志彪.“新农保”改变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养老模式吗?.经济研究,2013,48(08):42-54
- [102] 焦娜.社会养老保险会改变我国农村家庭的代际支持吗.人口研究,2016,40(04):88-102
- [103] 刘伟兵,韩天阔,刘二鹏.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养老的局部替代研究——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为例.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4(03):1-17
- [104] Cox D, and Rank M R. Inter-vivo Transf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2,74(2):305-314
- [105] 张航空,孙磊.代际经济支持、养老金和挤出效应——以上海市为例.人口与发展,2011,17(02):14-19+62
- [106] Kohli M, Albertini M. The family as a source of support for adult children's own family projects: European varieties.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8
- [107] Jensen R T. Do Private Transfers 'Displace' the Benefits of Public Transfers? Evidence from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3,88(1-2):89-112
- [108] Aboderin I. Modernisation and ageing theory revisited: Current explanations of recent developing world and historical Western shifts in material family support for older people. Ageing and Society, 2004,2 4(1):29-50
- [109] Künemund H, Rein M. There is more to receiving than needing: theoretical arguments and empirical explorations of crowding in and crowding out. Ageing & Society,1999,19(1):93-121
- [110] 胡宏伟,栾文敬,杨睿,祝明银.挤入还是挤出社会保障对子女经济供养老人的影响——关于医疗保障与家庭经济供养行为.人口研究,2012,36(02):82-96
- [111] 杨善华,贺常梅.责任伦理与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以“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为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71-84
- [112] Hank K, Buber I.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Their Grandchildren: Findings from the 2004 Survey of Health , Ageing ,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2009,30(1):53-73
- [113] Di Gessa G, Glaser K, Tinker A. The Impact of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on the Health of Grandparents in Europe: A Life Course Approach. Social

- Science & Medicine,2016,38(4):166-175
- [114] Fuller-Thomson E, Minkler M, Driver D. A Profile of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Gerontologist*,1997,37(3):406-411
- [115] Buriel R, Calzada S, Vasquez R. The Relationship of Traditional Mexican American Culture to Adjustment and Delinquency among Three Generations of Mexican American Male Adolescents.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1982,4(1):41-55
- [116] Glaser K, Di Gessa G, Tinker A. Grandparenting in Europe: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The Role of Cumulative Advantage/Disadvantage. Publisher: Grandparents Plus,2014: 2-5
- [117] Goldberg-Glen R G, Sands R D, Cole E. Multigenerational and Internal Structures in Families in Which Grandparents Raise Grandchildren. *Families in Society*,1998(5):477-490
- [118] Kleiner H S, Hertzog J. Grandparents Acting as Parents. National Satellite Video Conference, Purdue University,1998
- [119] 刘汶蓉.反馈模式的延续与变迁:[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上海:上海大学文学院,2012
- [120] 杨善华,吴愈晓.我国农村的“社区情理”与家庭养老现状.探索与争鸣,2003(2):23-25
- [121] 何圆,王伊攀.隔代抚育与子女养老会提前父母的退休年龄吗?: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分析.人口研究,2015(2):78-90
- [122] Gattaif B, Musattit T. Grandmothers' Involvement in Grandchildren's Care: Attitudes, Feelings, and Emotions. *Family Relations*,1999,35-42
- [123] 李芬,风笑天.照料“第二个”孙子女?——城市老人的照顾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人口与发展,2016,22(04):87-96
- [124] 宋璐,冯雪.隔代抚养:以祖父母为视角的分析框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7(01):83-89
- [125] Dubas J S. How gender moderates the grandparent-grandchild relationship: A comparison of kin-keeper and kin-selector theorie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2001,22(4):478-492
- [126] Pashos A. Does Paternal Uncertainty Explain Discriminative Grandparental Solicitude? A Cross-Cultural Study in Greece and Germany.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2000,21(2):97-109
- [127] Cox D. Motives for Private Transfer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7,95(3):508-546
- [128] Becker G S.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 [129] Becker G S. Altruism, Egoism, and Genetic Fitness: Economic and Sociobi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6,14:817-826
- [130] 黄少安,韦倩.利他经济学研究述评.经济学动态,2008(4):98-102
- [131] 江克忠,裴育,夏策敏.中国家庭代际转移的模式和动机研究——基于 CHARLS 数据的证据.经济评论,2013(04):37-46
- [132] 宁满秀,王小莲.中国农村家庭代际经济支持行为动机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15(05):21-33
- [133] Wang Y, Marcotte D E. Golden years? The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2007,69(5):1283-1296

- [134] Tanskanen A O, Rotkirch A, Danielsbacka M. Do Grandparents Favor Granddaughters Biased Grand Parental Investment in UK. *Evolution & Human Behavior*,2011,32(06):407-415
- [135] Komonpaisarn T, Loichinger E. Providing regular care for grandchildren in Thailand: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n grandparents' health.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19,229:117-125
- [136] Silverstein M, Gans D, Yang F M. Inter Generational Support to Aging Parents The Role of Norms and Need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006, 27(08):1068-1084
- [137] 孙鹃娟,张航空.中国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人口与经济, 2013(04):70-77
- [138] Edwards OW, Mumford VE. Children Raised by Grandparent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2005,25(8):18-30
- [139] 吴祁.农村进城照顾孙辈的“候鸟式”老人在城生活状况调查——一项探索性研究.南方人口,2014,29(03):51-61
- [140] Moynihan, D. family and n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nce Jovanovich,1986:68
- [141] Du F L, Dong X Y. Women's Employment and Childecare Choices in Urban China during the Econom Transition[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2013:62(1):131-155
- [142] Dannison L, Smith A B, Tammy V H. When grandma is' mum: what today's teachers need to know: *Childhood Education*,1998
- [143] 吴旭辉.隔代教育的利弊及其应对策略.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111-112
- [144] 陈景亮.抚养式养老图景:来自进城隔代抚养祖辈的实践.南方人口,2021,36 (06):45-55
- [145] 李璟,鞠明月,霍雅楠.关于隔代抚养对城市老年群体休闲活动及休闲消费影响的调查.统计与管理,2016(01):25-26
- [146] 白南生,李靖,陈晨.子女外出务工、转移收入与农村老人农业劳动供给——基于安徽省劳动力输出集中地三个村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7(10):46-52
- [147] Minkler M, Roe KM, Robertson-Beckley RJ. Raising grandchildren from crack-cocaine households: Effects on family and friendship ties of AfricanAmerican women.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1994,64(1):20-29
- [148] Choi M, Sprang G, Eslinger JG.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A Synthetic Review and Theoretical Model for Interventions. *Family & Community Health*,2016,39(2):120-128
- [149] 靳小怡,刘妍珺.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流动老人和非流动老人的研究.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9(02):119-129 +148
- [150] Arpino B, Bordone V. Regular provision of grandchild care and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activities.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2017,15(1):135-174
- [151] Xie X, Xia Y. Grandparenting in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Marriage Family Rev*,2011,47(6):383-396
- [152] Chen Feinian, Liu Guangya. The Health Implications of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in China.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2012,67(1):99-112

- [153] 江立华,王寓凡.空间变动与“老漂族”的社会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05):68-72
- [154] 史国君.城市“老漂族”社会融入的困境及路径选择——基于江苏N市的调查与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19(06):83-87
- [155] 郑佳然.代际交换:隔代抚养的实质与挑战.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0(01):113-119
- [156] Marco A, Marco T. Grandparenting after parental divorc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on-resident parent-child meetings and grandparenting in Italy. European Journal of Aging,2018,15:277-286
- [157] 芦恒,郑超月.“流动的公共性”视角下老年流动群体的类型与精准治理——以城市“老漂族”为中心.江海学刊,2016(02):227-233
- [158] Murphy M, Knudsen LB.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fertility in contemporary Denmark: The effects of number of siblings (full and half), birth order, and whether male or female. Population Studies,2002,56(3):235-248
- [159] Tanskanen, A, Rotkirch A. The Impact of Grandparental Investment on Mothers' Fertility Intentions in Four European Countries. Demographic Research,2014,31(1):1-26
- [160] Kaptijn R, Thomese F, Tilburg T G, et al. How Grandparents Matter. Human Nature, 2010,21(4):393-405
- [161] Tanskanen A O, Jokela M, Danielsback M, et al. Grandparental Effects on Fertility Vary by Lineage in the United Kingdom. Human Nature,2014,25(2):269-284
- [162] 计迎春,郑真真.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下的中国低生育率.中国社会科学,2018(08):143-161+207-208
- [163] 靳永爱,赵梦瞻,宋健.父母如何影响女性的二孩生育计划——来自中国城市的证据.人口研究,2018,42[05]:19-31
- [164] 复旦大学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FYRST)上海地区抽样报告.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中心.2014-07-01
- [165] 王晶,杨小科.城市化过程中家庭照料分工与二孩生育意愿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7,10(02):140-155+196
- [166] 邹璠,曹光乔.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龄化背景下居住方式对子女劳动收入的影响研究.西北人口,2019,40(02):69-80
- [167] 邹红,彭争呈,栾炳江.隔代照料与女性劳动供给——兼析照料视角下全面二孩与延迟退休悖论.经济学动态,2018(07):37-52
- [168] 杜凤莲,张胤钰,董晓媛.儿童照料方式对中国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世界经济文汇,2018(03):1-19
- [169] 王跃生.农村老年人口生存方式分析——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中国人口科学,2009(01):76-87+112
- [170] 李赐平.当前隔代教育问题探析.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4):137-139
- [171] 许琪.性别公平理论在中国成立吗?——家务劳动分工、隔代养育与女性的生育行为.江苏社会科学,2021(04):47-58
- [172] 钟晓慧,郭巍青.人口政策议题转换:从养育看生育——“全面二孩”下中产家庭的隔代抚养与儿童照顾.探索与争鸣,2017(07):81-87+96
- [173] 唐晓菁.城市“隔代抚育”:制度安排与新生代父母的角色及情感限制.河北学刊,2017,37(01):160-164

- [174] 陈雯.亲职抚育困境:二孩国策下的青年脆弱性与社会支持重构.中国青年研究,2017(10):37-42
- [175] Moynihan D P. Family and n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6
- [176] 徐勤.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往调查.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27(01):5-10
- [177] Friedman D, Hechter M, Kreager D. A Theory of the Value of Grandchildren.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2008,20(1):31-63
- [178] 余梅玲.农村家庭养老:代际交换下的赡养及其过程——基于浙北A乡三代家庭的考察.老龄科学研究,2015,3(02):28-37
- [179] Bengtson V L, Harootyan R A. Generational Linkages and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Intergenerational Linkages: Hidden Connections in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Springer, 1994:210-233
- [180] 简才永,植凤英.亲子关系对成年初期祖孙关系的影响.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17,29(1):52-56
- [181] 郑丹丹.个体化与一体化:三代视域下的代际关系.青年研究,2018(01):12-22+94
- [182] Wu H. The Impact of Care for Grandchildren on the Supports for Elderly Parents of First-generation Only-child Parents in Urban China.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2019(2):412-429
- [183] 王亚迪.隔代照料孙子女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科学决策,2018,(9):47-52
- [184] Hayslip B, Henderson C E, Shore R J. The Structure of Grandparental Role Meaning.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2003,10(1):1-11
- [185] 鲍莹莹.隔代照料对祖辈代际赡养预期的影响——基于CHARL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9,(4):82-93
- [186] 李树生,杨彬.隔代抚育与子女养老行为选择:事实与解释.统计与信息论坛,2017,32(7):104-106
- [187] Lifshitz H. Attitudes toward aging in adult and elderly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2002, 28(9): 745-759
- [188] Kruse A, Schmitt E. A multidimensional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agreement with age stereotypes and the salience of age in social interaction. *Ageing & Society*, 2006, 26(3): 393-411
- [189] 纪竞垚,代丽丹.中国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基本状况、队列差异与影响因素[J].南方人口,2018,33(4):57-70.
- [190] Hori S, Cusack S. Third-Age Education in Canada and Japan: Attitudes toward Aging and Participation in Learning. *Education Gerontology*, 2006,32(6),463-481
- [191] 张雪净,杨劲.老年人老化态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牡丹江大学学报,2013,22(4):179-181
- [192] Bryant C, Bei B, Gilson K,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itudes to Aging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n Older Adults. *International Psychogeriatrics*, 2012,24(10):1674-83
- [193] Momtaz Y A, Hamid T A, Masud J, et al. Dyadic effects of attitude toward aging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older Malaysian couples: an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Clinical interventions in aging*, 2013(8):1413-20
- [194] 王大华,燕磊.离退休干部的老化态度及其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J].中国老

- 年学杂志,2011,31(02):301-303.
- [195] Kavirajan H, Vahia I V, Thompson W K, et al. Attitude toward own aging and mental health inpost-menopausal women. As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2011,4(1),26-30
- [196] Lineweaver T T, Berger A K, Hertzog C.2009.Expectations about memory change across the life span are impacted by aging stereotypes[J].Psychology & Aging 1:169-176.
- [197] 尹述飞,彭华茂,文静.老化态度与老年人工作记忆老化之间的关系[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6,(6):102-105
- [198] Kotter G D, Kleinspehn A, Gerstorf D, et al. Self-perceptions of aging predict mortality and change with approaching death:16-year longitudinal results from the Berlin Aging Stud. Psychology & Aging,2009(3):654-667
- [199] Levy B R, Slade M D, Kunkel S R, et al. Longevity increased by positive self-perceptions of ag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83):261-270
- [200] 姚本先,张雪净.老年人老化态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见:第十五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摘要集.广东:中国心理学会,2012,158
- [201] Levy B R. Handwriting as a reflection of aging self-stereotypes.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2000,33(1),81-94
- [202] 唐丹,燕磊,王大华.老年人老化态度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2(01):159-162
- [203] Rowe J W, Kahn R L. Human aging: usual and successful. Science,1987, 237(4811):143
- [204] 孙金明.子女代际支持行为对老年人自我老化态度的影响——基于 2014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人口与发展,2017,23(4):86-95
- [205] 王萍,李树苗.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纵向分析.人口研究, 2011,35(01):44-52
- [206] 孙金明,时玥.老年人自我老化态度与子代支持行为的关系.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8,32(01):55-57
- [207] Long S C M. Attitudes to Ageing: A Systematic Review of Attitudes to Ageing and Mental Health, and 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of Attitudes to Ageing and Quality of Life in Older Adults.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School of Health in Social Science,2014:6-9
- [208] Koo, Kuen F. A Case Study on the Perception of Aging and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Activities of Older Chinese Immigrants in Australia. Journal of Aging & Physical Activity,2011,19(4):388-417
- [209] 陈皆明.中国养老模式:传统文化、家庭边界和代际关系.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0(06):44-50+61
- [210] 姚远.对家庭养老概念的再认识.人口研究,2000(05):5-10
- [211] 穆光宗.让隔代抚养回归慈孝之道.人民论坛,2017(34):63-65
- [212] Robertson J F. Grand motherhood: A Study of Role Conception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77(39), 165-174
- [213] Laidlaw K, Power M J, Schmidt S. The attitudes to ageing questionnaire (AAQ):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2007,22(4),367-379
- [214] Cheng, S T, Fung, H H, Chan A. Self-perception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benefits of foreseeing a worse future. Psychology and Aging,2009,24(3),623-633

- [215] Faccarello G, Gehrke C. *Handbook o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Volume I.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6
- [216] 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 [217] 戴丹.从功利主义到现代社会交换理论.兰州学刊,2005,(02):197-199+114
- [218] 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277-278
- [219] P·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8,140-141
- [220] 汪为,吴海涛.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中国农村观察,2017(06):57-70
- [221] 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51: 1173-1182
- [222] 黄石松,孙书彦,伍小兰.整体构建“一老一小”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前线,2022 (03):74-76
- [223] 李磊,莫淼鑫,李连友.挤压、失衡与弥合:“一老一小”家庭照料功能的演变及重塑.学习与实践,2022(08):132-140
- [224] 白维军,王邹恒瑞.积极老龄化视域中的家庭养老政策支持研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4(01):62-68
- [225] 李连友,李磊,邓依伊.中国家庭养老公共政策的重构——基于家庭养老功能变迁与发展的视角.中国行政管理,2019(10):112-119
- [226] 龙玉其.家庭视角下我国养老保障政策的反思与重塑.社会保障评论,2022,6 (06):130-143